



前漢書卷九十四上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撰

唐止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匈奴傳第六十四上

匈奴其先夏后氏之苗裔曰淳維

師古曰以殷時始奔北邊

唐虞以

上有山戎獫狁薰粥

師古曰皆匈奴別號獫音險粥音弋六反

居于北邊隨

草畜牧而轉移其畜之所多則馬牛羊其奇畜則橐佗

驢羸馱駟駮驪奚

師古曰橐佗言能負橐囊而馱物也羸驢種而馬生也馱駟駮馬也

生七日而超其母駟駮馬類也生北海驪奚駮駮類也佗音徒河反馱音決駟音提駟音桃駮音塗驪音顛

逐水草遷徙無城郭常居耕田之業然亦各有分地

師古

日分音扶問無文書以言語為約束兒能騎羊引弓射

反其下亦同無文書以言語為約束兒能騎羊引弓射

鳥鼠師古曰言其幼小則能射少長則射狐菟師古曰少長言漸大肉食師古曰言

獸為生業急則人習戰攻以侵伐師古曰人皆習之其天性也

其長兵則弓矢短兵則刀鋌師古曰鋌鐵把也音蟬利則進不

利則退不羞遁走苟利所在不知禮義自君王以下咸

食畜肉衣其皮革被旃裘壯者食肥美老者飲食其餘

貴壯健賤老弱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

其俗有名不諱而無字夏道衰而公劉失其稷官變于

西戎師古曰公劉后稷之曾孫也變化也謂行化於其俗邑于豳師古曰即今之豳州是其地也

其後三百有餘歲戎狄攻太王亶父師古曰自公劉至

讀曰亶父亡走于岐下師古曰岐山之北豳人悉從亶父而邑

焉作周師古曰始作周國也其後百有餘歲周西伯昌伐畎夷師古曰

曰西伯昌即文王也畎音工犬反畎夷即畎戎也又曰

吾融吾生弄明弄明生白犬白犬有二牝牡是為夫戎

許氏說文解字曰赤狄後十有餘年武王伐紂而營雒

邑復居于鄆鎬放逐戎夷涇洛之北師古曰北洛即漆沮水也奉出上郡

雕陰秦冒山而東南入于渭宋以時入貢名曰荒服

其後二百有餘年周道衰而周穆王伐畎戎師古曰穆王成王孫

康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之後荒服不至於是

乾隆四年校刊

作呂刑之辟師古曰即尚書呂刑至穆王之孫懿王時

王室遂衰戎狄交侵暴虐中國中國被其苦詩人始作

疾而歌之曰靡室靡家玁狁之故豈不日戒玁狁孔棘

師古曰小雅采芣之詩也孔甚也棘急也言征役踰時靡有室家夫婦之道者以有玁狁之難故也豈不日日

相警戒乎玁狁之難甚急至懿王曾孫宣王興師命將以征伐之詩

人美大其功曰薄伐玁狁至於太原師古曰小雅六月

師古曰小雅出車之詩也彭彭出車彭彭城彼朔方盛也朔方北方也言玁狁既去

北方安靜乃築城以守是時四夷賓服稱為中興至于幽王用寵

姬褒姒之故與申侯有隙師古曰幽王宣王之子申侯怒而與畎

戎共攻殺幽王于麗山之下師古曰麗遂取周之地鹵

獲而居于涇渭之間侵暴中國秦襄公救周於是周平

王去酆鎬而東徙于維師古曰平王當時秦襄公伐

戎至邽師古曰邽古岐字始列為諸侯後六十有

五年而山戎越燕而伐齊齊釐公與戰于齊郊師古曰

僖後四十四年而山戎伐燕燕告急齊齊桓公北伐山

戎山戎走後二十餘年而戎翟至維師古曰伐周襄王

師古曰襄王惠王之蘇林曰汜音凡今潁川襄王出奔于鄭之汜襄城是也師古曰以襄

王嘗處之初襄王欲伐鄭故取翟女為后與翟共伐鄭

已而黜翟后翟后怨而襄王繼母曰惠后有子帶欲立

之於是惠后與翟后子帶為內應開戎翟戎翟以故得

之於是惠后與翟后子帶為內應開戎翟戎翟以故得

之於是惠后與翟后子帶為內應開戎翟戎翟以故得

之於是惠后與翟后子帶為內應開戎翟戎翟以故得

入破逐襄王而立子帶為王於是戎翟或居於陸渾師

日今伊闕南陸渾山川是其地東至於衛侵盜尤甚周襄王既居外四

年廼使使告急於晉晉文公初立欲脩霸業廼與師伐

戎翟誅子帶迎內襄王子維邑當是時秦晉為疆國晉

文公攘戎翟居于西河園洛之間晉灼曰園音囿三倉

上郡白土縣西東流入河師古曰園水即今銀州銀水

是也書本作園晉說是也後傳寫者誤為園耳洛水亦

謂漆沮號曰赤翟白翟師古曰春秋所書晉師滅赤而秦

穆公得由余西戎八國服於秦故隴以西有縣諸畎戎

狄獠之戎師古曰皆在天水界即縣在岐梁涇漆之北

有義渠大荔烏氏胸衍之戎師古曰此漆水在新平荔

而晉北有林胡樓煩之戎燕北有東胡山戎服虔曰烏

後為鮮卑各分散谿谷自有君長往往而聚者百有餘戎然

莫能相壹自是之後百有餘年晉悼公使魏絳和戎翟

戎翟朝晉後百有餘年趙襄子踰句注而破之并代以

臨胡貉師古曰貉音莫伯反後與韓魏共滅知伯分晉地而有之

則趙有代句注以北而魏有西河上郡以與戎界邊其

後義渠之戎築城郭以自守而秦稍蠶食之至於惠王

遂拔義渠二十五城惠王伐魏魏盡入西河及上郡于

秦秦昭王時義渠戎王與宣太后亂有二子師古曰即昭王母也

宣太后詐而殺義渠戎王於甘泉遂起兵伐滅義渠於

乾隆四年校刊

是秦有隴西北地上郡築長城以距胡而趙武靈王亦

變俗胡服習騎射北破林胡樓煩自代並陰山下至高

闕為塞師古曰並音步浪反高闕解在衛青而置雲中

鴈門代郡其後燕有賢將秦開為質於胡胡甚信之歸

而襲破東胡東胡卻千餘里師古曰卻退也音丘畧反與荆軻刺秦

王秦舞陽者開之孫也燕亦築長城自造陽至襄平師古

曰造陽地名在上谷界襄平即遼東所治也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

郡以距胡當是時冠帶戰國七而三國邊於匈奴如淳曰燕

趙其後趙將李牧時匈奴不敢入趙邊後秦滅六國而

始皇帝使蒙恬將數十萬之眾北擊胡悉收河南地因

河為塞築四十四縣城臨河徙適戍以充之師古曰適讀曰適有

罪適合徙戍者令徙居之而通直道自九原至雲陽因邊山險塹谿

谷可繕者繕之師古曰繕補也起臨洮至遼東萬餘里又度河

據陽山北假中師古曰假地名當是時東胡強而月氏盛師古

曰氏音支匈奴單于曰頭曼師古曰曼音莫安反頭曼不勝秦北徙十

有餘年而蒙恬死諸侯畔秦中國擾亂諸秦所徙適邊

者皆復去師古曰適音適於是匈奴得寬復稍度河南與中國

界於故塞單于有太子名曰冒頓後有愛闕氏生少子

師古曰闕氏匈奴皇后號也闕音於連反氏音支○宋祁曰冒音墨頓音毒無別訓姚令威云僕闕董仲舒傳

冒音莫克反又如字司馬遷傳亦音莫克反劉攽曰匈奴單于號其妻為闕氏爾顏便以皇后解之太俚俗也

頭曼欲廢冒頓而立少子廼使冒頓質於月氏冒頓既質而頭曼急擊月氏月氏欲殺冒頓冒頓盜其善馬騎亡歸頭曼以爲壯令將萬騎冒頓廼作鳴鏑應劭曰鏑箭也師古日鏑音嫡鏑音呼交反習勒其騎射師古曰勒其所部騎皆習射也令日鳴鏑所射而不悉射者斬行獵獸有不射鳴鏑所射輒斬之已而冒頓以鳴鏑自射善馬左右或莫敢射冒頓立斬之居頃之復以鳴鏑自射其愛妻左右或頗恐不敢射復斬之頃之冒頓出獵以鳴鏑射單于善馬左右皆射之於是冒頓知其左右可用從其父單于頭曼獵以鳴鏑射頭曼其左右皆隨鳴鏑而射殺頭曼盡誅其後母與

弟及大臣不聽從者於是冒頓自立爲單于冒頓既立時東胡強聞冒頓殺父自立廼使使謂冒頓曰欲得頭曼時號千里馬冒頓問羣臣羣臣皆曰此匈奴寶馬也勿予冒頓曰柰何與人鄰國愛一馬乎遂與之頃之東胡以爲冒頓畏之使使謂冒頓曰欲得單于一闕氏冒頓復問左右左右皆怒曰東胡無道廼求闕氏請擊之冒頓曰柰何與人鄰國愛一女子乎遂取所愛闕氏子東胡東胡王愈驕西侵與匈奴中間有棄地莫居千餘里各居其邊爲甌脫服虔曰甌脫作土室以伺也師古曰境土候望之處若今之伏宿舍也甌音一侯反脫音土活反東胡使使謂冒頓曰匈奴所與我界甌

脫外棄地匈奴不能至也吾欲有之冒頓問羣臣或曰
 此棄地予之於是冒頓大怒曰地者國之本也柰何予
 人諸言與者皆斬之冒頓上馬令國中有後者斬遂東
 襲擊東胡東胡初輕冒頓不為備及冒頓以兵至大破
 滅東胡王虜其民衆畜產既歸西擊走月氏南并樓煩
 白羊河南王師古曰二王之居在河南悉復收秦所使蒙恬所奪匈
 奴地者與漢關故河南塞至朝那膚施師古曰朝那屬安定膚施屬上郡
 遂侵燕代是時漢方與項羽相距中國罷於兵革師古曰罷讀曰疲以故冒頓得自彊控弦之士三十餘萬師古曰控茲言能引弓者自淳維以至頭曼千有餘歲時大時小別散

分離尚矣師古曰尚久遠其世傳不可得而次然至冒頓而匈

奴最彊大盡服從北夷而南與諸夏為敵國其世姓官

號可得而記云單于姓攣鞮氏師古曰攣音力全反鞮音丁奚反其國

稱之曰撐犁孤塗單于蘇林曰撐音穿距之匈奴謂天

為撐犁謂子為孤塗單于者廣大之貌也言其象天單

于然也置左右賢王左右谷蠡師古曰谷音鹿蠡音盧奚反左右大

將左右大都尉左右大當戶左右骨都侯匈奴謂賢曰

屠耆故常以太子為左屠耆王自左右賢王以下至當

戶大者萬餘騎小者數千凡二十四長立號曰萬騎其

大臣皆世官呼衍氏蘭氏師古曰呼衍即今鮮卑姓呼延者是也蘭姓今亦有之

乾隆四年校刊 前漢書卷九十四 匈奴傳

其後有須卜氏此三姓其貴種也諸左王將居東方直

上谷以東師古曰直當也其下亦同接穢貉朝鮮右王

將居西方直上郡以西接氐羌而單于庭直代雲中各

有分地逐水草移徙而左右賢王左右谷蠡最大國劉

效日衍左右骨都侯輔政諸二十四長亦各自置千長

百長什長裨小王師古曰裨音頻移反○宋祁相都尉

當戶且渠之屬師古曰且音子餘反今歲正月諸長少

會單于庭祠五月大會龍城祭其先天地鬼神秋馬肥

大會蹕林課校人畜計服虔曰蹕音帶旬奴秋社八月

木而祭也鮮卑之俗自古相傳秋天之祭無林木者尚

豎柳枝衆騎馳遶三周廼止此其遺法計者人畜之數

其法拔刃尺者死坐盜者没入其家有罪小者軋服虔

刻其面也如淳曰軋搥杖也師古曰二說皆非軋謂輾

輾其骨節若今之厭蹠者也軋音於黠反輾音女展反

大者死獄久者不滿十日一國之囚不過數人而單于

朝出營拜日之始生夕拜月其坐長左而北向師古曰

左為尊日上戊己其送死有棺椁金銀衣裳而無封樹喪

服近幸臣妾從死者多至數十百人師古曰或數舉事

常隨月盛壯以攻戰月虧則退兵其攻戰斬首虜賜一

卮酒而所得鹵獲因以予之得人以為奴婢故其戰人

人自為趨利師古曰趨讀善為誘兵以包敵師古曰

故其逐利如鳥之集其困敗瓦解雲散矣戰而扶輦死

者盡得死者家財後北服渾窳屈射丁零隔昆龍新犂

之國師古曰五小國也渾音胡昆反窳音弋主反犂音犁於是匈奴貴人大臣皆

服以冒頓為賢是時漢初定徙韓王信於代都馬邑匈

奴大攻圍馬邑韓信降匈奴匈奴得信因引兵南踰句

注攻太原至晉陽下高帝自將兵往擊之會冬大寒雨

雪師古曰雨音于具反卒之墮指者十二三於是冒頓陽敗走誘

漢兵漢兵逐擊冒頓冒頓匿其精兵見其羸弱於是漢

悉兵多步兵三十二萬北逐之高帝先至平城步兵未

盡到冒頓縱精兵三十餘萬騎圍高帝於白登七日師古曰白登在平城東南去平城十餘里漢兵中外不得相救餉匈奴騎其西

方盡白東方盡駝北方盡驪南方盡騂馬師古曰駝青馬也驪深黑

騂赤馬也駝音龍騂音先營反高帝迺使使閒厚遺闕氏師古曰求間隙而私遺之

闕氏迺謂冒頓曰兩主不相困今得漢地單于終非能

居之且漢主有神單于察之冒頓與韓信將王黃趙利

期而兵久不來疑其與漢有謀亦取闕氏之言迺開圍

一角於是高皇帝令士皆持滿傳矢外鄉從解角直出

師古曰傳讀曰附鄉讀曰嚮言滿引弓弩注矢外捍從解圍之隅角直以出去得與大軍合而

冒頓遂引兵去漢亦引兵罷使劉敬結和親之約是後

韓信為匈奴將及趙利王黃等數背約侵盜代鴈門雲

中居無幾何陳豨反師古曰無幾何言無多時也幾音居豈反與韓信合謀

乾隆四年校刊 行真書卷九十四上 列傳

擊代漢使樊噲往擊之復收代鴈門雲中郡縣不出塞

是時匈奴以漢將數率眾往降師古曰即謂韓信陳豨之屬耳故冒頓

常往來侵盜代地於是高祖患之廼使劉敬奉宗室女

翁主為單于闕氏師古曰諸王女曰翁主者言其父自主婚歲奉匈奴絮繒

酒食物各有數約為兄弟以和親冒頓廼少止後燕王

盧綰復反率其黨且萬人降匈奴往來苦上谷以東終

高祖世孝惠高后時冒頓寢驕師古曰寢漸也廼為書使使遺

高后曰孤償之君如淳曰償仆也猶言不能自立也師古曰償音方問反生於沮

澤之中師古曰沮浸溼之地音子豫反長於平野牛馬之域數至邊境

願遊中國陛下獨立孤償獨居兩主不樂無以自虞師古

曰虞與娛同願以所有易其所無高后大怒召丞相平及樊

噲季布等議斬其使者○宋祁曰越本無平字發兵而擊之樊噲

曰臣願得十萬眾橫行匈奴中問季布布曰噲可斬也

前陳豨反於代漢兵三十二萬噲為上將軍時匈奴圍

高帝於平城噲不能解圍天下歌之曰平城之下亦誠

苦七日不食不能殼弩師古曰殼張也音工豆反今歌唵之聲未絕

傷夷者甫起師古曰唵古吟字夷創也甫始也夷音夷而噲欲搖動天下妄

言以十萬眾橫行是面謾也師古曰謾欺誑也音慢又音莫連反且夷狄

譬如禽獸得其善言不足喜惡言不足怒也高后曰善

令大謁者張澤報書曰單于不忘弊邑賜之以書弊邑

恐懼退日自圖師古曰圖謀也年老氣衰髮齒墮落行步失度

單于過聽不足以自汗師古曰過誤也弊邑無罪宜在見赦竊

有御車二乘馬二駟以奉常駕冒頓得書復使使來謝

曰未嘗聞中國禮義○宋祁曰晏本無嘗字陛下幸而赦之因獻

馬遂和親至孝文即位復脩和親其三年夏匈奴右賢

王入居河南地為寇於是文帝下詔曰漢與匈奴約為

昆弟無侵害邊境所以輸遺匈奴甚厚今右賢王離其

國將眾居河南地非常故師古曰言異於常非舊事往來入塞捕殺

吏卒毆侵上郡保塞蠻夷令不得居其故師古曰毆與驅同保塞蠻

夷謂本來屬漢而居邊塞自保守陵轢邊吏入盜甚驚無道師古曰轢音來各反

驚與傲同非約也其發邊吏車騎八萬詣高奴師古曰上郡之縣也遣

丞相灌嬰將擊右賢王右賢王走出塞文帝幸太原是

時濟北王反文帝歸罷丞相擊胡之兵其明年單于遺

漢書曰天所立匈奴大單于敬問皇帝無恙前時皇帝

言和親事稱書意合驩師古曰稱副也言與所遺書意相副而共結驩親漢邊

吏侵侮右賢王右賢王不請師古曰不告單于也聽後義盧侯難

支等計與漢吏相恨絕二主之約離昆弟之親皇帝讓

書再至發使以書報不來漢使不至師古曰讓書有責讓之言也謂匈奴

再得漢書而發使將書以報漢漢留其使不得來還而漢又更不發使至匈奴也漢以其故不

和隣國不附今以少吏之敗約師古曰少吏猶言小吏故罰右賢

王使至西方求月氏擊之以天之福吏卒良馬力强以

滅夷月氏師古曰夷平也盡斬殺降下定之樓蘭烏孫呼揭及

其旁二十六國皆已為匈奴師古曰皆入匈奴國也揭音丘列反諸引弓

之民并為一家北州以定願寢兵休士養馬除前事復

故約師古曰復音扶日反以安邊民以應古始使少者得成其長

老者得安其處世世平樂未得皇帝之志故使郎中係

虜淺奉書請師古曰虜音火姑反獻橐佗一騎馬二駕師古曰騎

馬堪為騎也駕可駕車也二駟八匹皇帝即不欲匈奴近塞則且詔吏民

遠舍師古曰舍居止也使者至即遣之六月中來至新望之地

服虔曰漢界上塞下之地書至漢議擊與和親孰便公卿皆曰單于

新破月氏乘勝不可擊也且得匈奴地澤鹵非可居也

和親甚便漢許之孝文前六年遣匈奴書曰皇帝敬問

匈奴大單于無恙使係虜淺遺朕書云願寢兵休士除

前事復故約以安邊民世世平樂朕甚嘉之此古聖王

之志也漢與匈奴約為兄弟所以遺單于甚厚背約離

兄弟之親者常在匈奴然右賢王事已在赦前勿深誅

單于若稱書意明告諸吏使無負約有信敬如單于書

使者言單于自將并國有功甚苦兵事服繡袷綺衣長

襦錦袍各一師古曰服者言天子自所服也袷者衣無絮也繡袷綺衣以繡為表綺為裏也袷音

工治比踈之師古曰比音頻寐反踈字或作余黃金飭具帶

乾隆四年校刊

一黃金犀毗孟康曰要中大帶也張晏曰鮮卑郭洛帶瑞獸名也東胡好服之師古曰犀毗

胡帶之鈎也亦曰鮮卑亦謂繡十匹錦二十匹赤綈綠師比總一物也語有輕重耳

繪各四十匹師古曰繪者帛之總稱使中大夫意謁者

令肩遺單于後項之冒頓死子稽粥立師古曰稽音雞粥音育號

曰老上單于老上稽粥單于初立文帝復遣宗人女翁

主為單于闕氏師古曰宗人女使宦者燕人中行說傳

翁主師古曰姓中行名說也說不欲行漢強使之說曰

必我也為漢患者師古曰言我必於漢生患中行說既至因降單于

單于愛幸之初單于好漢繪絮食物中行說曰匈奴人

眾不能當漢之一郡然所以強之者以衣食異無印於

漢師古曰印音牛向反今單于變俗好漢物漢物不過什二則匈

奴盡歸于漢矣師古曰言漢費物十分之二則盡得匈奴之眾也其得漢絮繪

以馳草棘中衣袴皆裂弊以視不如旃裘堅善也師古曰視

讀曰示下得漢食物皆去之師古曰去棄也音正呂反以視不如重

酪之便美也師古曰重乳汁也重音竹於是說教單于

左右○劉放曰說當作施銳音疏記以計識其人眾畜牧師古曰說者舉中行

說之名也疏分條之也識亦記音式志反漢遺單于書以尺一牘辭曰皇帝

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所以遺物及言語云云中行說

令單于以尺二寸牘及印封皆令廣長大倨驚其辭師古

曰倨慢也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敬問漢

驚與傲同乾隆四年校刊

皇帝無恙所以遺物言語亦云云漢使或言匈奴俗賤
老申行說窮漢使曰而漢俗屯戍從軍當發者其親豈
不自奪溫厚肥美齋送飲食行者乎師古曰而汝也飲音於禁反食音似

其下亦同漢使曰然說曰匈奴明以攻戰為事老弱不能鬪

故以其肥美飲食壯健以自衛如此父子各得相保何

以言匈奴輕老也漢使曰匈奴父子同穹廬卧師古曰穹廬旃

帳也其形穹隆故曰穹廬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盡妻其妻無冠帶

之節闕庭之禮中行說曰匈奴之俗食畜肉飲其汁衣

其皮畜食草飲水隨時轉移故其急則人習騎射寬則

人樂無事約束徑易行君臣簡可久師古曰徑直也簡率也一國

之政猶一體也父兄死則妻其妻惡種姓之失也故匈

奴雖亂必立宗種今中國雖陽不取其父兄之妻親屬

益踈則相殺至制易姓皆從此類也宋祁曰至制舊本越本作至到

且禮義之敝上下交怨而室屋之極生力屈焉師古曰言忠信

衰薄強為禮義故其未流怨恨彌起棟宇之作土木競勝勞役既重所以力屈屈盡也屈音其勿反夫力

耕桑以求衣食師古曰謂竭力也築城郭以自備故其民急則

不習戰攻緩則罷於作業師古曰罷讀曰疲嗟土室之人顧無

喋喋佔佔冠固何當師古曰嗟者歎愍之言喋喋利口也佔佔衣裳貌也言漢人且當思

念無為喋喋佔佔耳雖自謂著冠何所當益也喋音喋佔音昌占反自是之後漢使欲辯

論者中行說輒曰漢使毋多言顧漢所輸匈奴繒絮米

藥令其量中必善美而已師古曰顧念也中猶滿也量中者滿其數也中音竹仲反

何以言為乎且所給備善則已不備善而苦惡則候秋

孰以騎馳蹂迺稼穡也師古曰苦猶麤也蹂踐也蹂音人九反日夜教

單于候利害處孝文十四年匈奴單于十四萬騎入朝

那蕭關殺北地都尉印虜人民畜產甚多遂至彭陽服

曰安定縣也師古曰即今彭原縣是使騎兵入燒回中宮師古曰回中地在安定其中有

也宮候騎至雍甘泉於是文帝以中尉周舍郎中令張武

為將軍發車千乘十萬騎軍長安旁以備胡寇而拜昌

侯盧卿為上郡將軍甯侯魏遼為北地將軍師古曰遼

隆慮侯周竈為隴西將軍師古曰慮音慮東陽侯張相如為大

將軍成侯董赤為將軍師古曰文紀言建成侯此言成侯紀傳不同當有誤大發

車騎往擊胡單于留塞內月餘漢逐出塞即還不能有

所殺匈奴日以驕歲入邊殺略人民甚眾雲中遼東最

甚郡萬餘人漢甚患之迺使使遺匈奴書單于亦使當

戶報謝復言和親事孝文後二年使使遺匈奴書曰皇

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當戶且渠雕渠難郎中韓

遼遺朕馬二匹已至敬受師古曰當戶且渠者一人先為二官雕渠難者其姓名先

帝制長城以北引弓之國受命單于長城以內冠帶之

室朕亦制之使萬民耕織射獵衣食父子毋離臣主相

安俱無暴虐今聞漂惡民貪降其趨晉灼曰漂音漂水之漂邪惡不正之

民師古曰喋音先列反降下也謂下意於利也趨讀曰趣背義絕約忘萬民之命離

兩主之驩然其事已在前矣書云二國已和親兩主驩

說師古曰說讀曰悅寢兵休卒養馬師古曰寢息也世世昌樂翕然更

始朕甚嘉之聖者日新改作更始使老者得息幼者得

長各保其首領而終其天年朕與單于俱由此道師古曰

從也順天恤民世世相傳施之無窮天下莫不咸嘉使

漢與匈奴鄰敵之國○劉奉世曰鄰上宜有有字不然衍使字匈奴處北地

寒殺氣早降故詔吏遺單于秣藁金帛綿絮它物歲有

數今天下大安萬民熙熙師古曰和樂貌獨朕與單于為之父

母朕追念前事薄物細故謀臣計失皆不足以離昆弟

之驩師古曰細故小事也朕聞天不頗覆地不偏載師古曰頗亦偏也普何反

朕與單于皆捐細故俱蹈大道也師古曰捐棄也○墮

壞前惡以圖長久師古曰墮毀也圖謀也墮音火規反使兩國之民若一

家子元元萬民不及魚鱉上及飛鳥跂行喙息蠕動之

類師古曰跂行凡有足而行者喙息凡以口出氣者蠕蠕動貌跂音啓喙許穢反蠕人充反○宋祁曰注文

作岐字啓字越本莫不就安利避危殆故來者不止天之道也

俱去前事師古曰去除也音正呂反朕釋逃虜民師古曰謂漢人逃入匈奴者令不追

○劉奉世曰逃去者虜去者為二事單于母言章尼等師古曰皆單于降漢者朕聞

古之帝王約分明而不食言師古曰信棄其前言如食而盡單

于留志天下大安師古曰謂計念和親和親之後漢過不先師古

日言更單于其察之單于既約和親於是制詔御史匈
不負約單于遺朕書和親已定亡人不足以益眾廣地匈
奴無入塞漢無出塞犯令約者殺之可以久親後無咎
俱便朕已許其布告天下使明知之後四年老上單于
死子軍臣單于立而中行說復事之漢復與匈奴和親
軍臣單于立歲餘匈奴復絕和親大入上郡雲中各三
萬騎所殺略甚眾於是漢使三將軍軍屯北地代屯匈
注趙屯飛狐日師古曰險阨之處在代郡之南南衝燕趙之中緣邊亦各堅守
以備胡寇又置三將軍軍長安西細柳渭北棘門霸上
以備胡胡騎入代匈注邊烽火通於甘泉長安數月漢

兵至邊匈奴亦遠塞師古曰遠離也音于萬反漢兵亦罷後歲餘文

帝崩景帝立而趙王遂迺陰使於匈奴吳楚反欲與趙

合謀入邊漢圍破趙匈奴亦止自是後景帝復與匈奴

和親通關市給遺單于遣翁主如故約終景帝世時時

小入盜邊無大寇武帝即位明和親約束厚遇關市饒

給之匈奴自單于以下皆親漢往來長城下漢使馬邑

人聶翁壹師古曰姓聶名壹翁者老人之稱也閒闌出物與匈奴交易孟康

日私出塞交易陽為賣馬邑城以誘單于單于信之而貪馬邑

財物迺以十萬騎入武州塞漢伏兵三十餘萬馬邑旁

御史大夫韓安國為護軍將軍護四將軍以伏單于師古

日伏兵而待單于也單于既入漢塞未至馬邑百餘里見畜布野

而無人牧者怪之乃攻亭時鴈門尉史行徼見寇保此

亭師古曰漢律近塞郡皆置尉百里一人士單于得欲

刺之尉史知漢謀迺下師古曰尉史在亭樓上虜欲以

具告單于告單于作一句單于大驚曰吾固疑之乃

引兵還出曰吾得尉史天也以尉史為天王漢兵約單

于入馬邑而縱兵師古曰放兵單于不至以故無所得

將軍王恢部出代擊胡輜重師古曰重聞單于還兵多

不敢出漢以恢本建造兵謀而不進誅恢自是後匈奴

絕和親攻當路塞師古曰塞之往往入盜於邊不可勝

數然匈奴貪尚樂關市者漢財物師古曰者漢亦通關

市不絕以中之師古曰以關市中自馬邑軍後五歲之

秋漢使四將各萬騎擊胡關市下將軍衛青出上谷至

龍城得胡首虜七百人公孫賀出雲中無所得公孫敖

出代郡為胡所敗七千李廣出鴈門為胡所敗匈奴生

得廣廣道亡歸師古曰於漢囚敖廣敖廣贖為庶人其

冬匈奴數千人盜邊漁陽尤甚漢使將軍韓安國屯漁

陽備胡其明年秋匈奴二萬騎入漢殺遼西太守略二

千餘人又敗漁陽太守軍千餘人圍將軍安國師古曰

也安國時千餘騎亦且盡會燕救之至劉放曰匈奴

也師古曰匈奴

廼去又入鴈門殺略千餘人於是漢使將軍衛青將三萬騎出鴈門李息出代郡擊胡得首虜數千其明年衛青復出雲中以西至隴西擊胡之樓煩白羊王於河南得胡首虜數千羊百餘萬於是漢遂取河南地築朔方復繕故秦時蒙恬所爲塞因河而爲固漢亦棄上谷之斗辟縣造陽地以予胡

其中造陽地也辟讀曰僻

是歲元朔二年也其後冬軍臣單于死其

弟左谷蠡王伊穉斜自立爲單于攻敗軍臣單于太子

孟康曰縣斗辟曲近胡師古曰斗絕也縣之斗曲入匈奴界者

於單於既立其夏匈奴數萬騎入代郡殺太守共友

師古曰共

友太守姓名也共讀曰龔略千餘人秋又入鴈門殺略千餘人其明

年又入代郡定襄上郡各三萬騎殺略數千人匈奴右

賢王怨漢奪之河南地而築朔方數寇盜邊及入河南

侵擾朔方殺略吏民甚衆其明年春漢遣衛青將六將

軍十餘萬人出朔方高闕右賢王以爲漢兵不能至飲

酒醉漢兵出塞六七百里夜圍右賢王右賢王大驚脫

身逃走精騎往往隨後去漢將軍得右賢王人衆男女

萬五千人裨小王十餘人其秋匈奴萬騎入代郡殺都

尉朱央略千餘人其明年春漢復遣大將軍衛青將六

將軍十餘萬騎仍再出定襄數百里

師古曰擊匈奴得仍頻也

首虜前後萬九千餘級而漢亦亡兩將軍三千餘騎右

將軍建得以身脫而前將軍翁侯趙信兵不利降匈奴

趙信者故胡小王降漢漢封為翁侯以前將軍與右將

軍并軍介獨遇單于兵故盡沒晉灼曰介音憂師古曰

單于時特也單于既得翁侯以為自次王師古曰自次

于用其姊妻之與謀漢信教單于益北絕幕師古曰直

以誘罷漢兵微極而取之師古曰罷讀曰疲微要也誘

音工毋近塞師古曰不近塞居單于從之其明年胡數

萬騎入上谷殺數百人明年春漢使票騎將軍去病將

萬騎出隴西過焉耆山千餘里得胡首虜八千餘級得

休屠王祭天金人孟康曰匈奴祭天處本在雲陽甘泉

地故休屠有祭天金人象也師古曰作金人其夏票騎

將軍復與合騎侯數萬騎出隴西北地二千里過居延

攻祁連山得胡首虜三萬餘級裨小王以下十餘人是

時匈奴亦來入代郡鴈門殺略數百人漢使博望侯及

李將軍廣出右北平擊匈奴左賢王左賢王圍李廣廣

軍四千入死者過半殺虜亦過當會博望侯軍救至李

將軍得脫盡亡其軍劉奉世曰既云死者過半又云

有一合騎侯後票騎將軍期及博望侯皆當死贖為庶

人其秋單于怒昆邪王休屠王居西方為漢所殺虜數

萬人欲召誅之昆邪休屠王恐謀降漢漢使票騎將軍

迎之昆邪王殺休屠王并將其眾降漢凡四萬餘人號

十萬於是漢已得昆邪則隴西北地河西益少胡寇徙

關東貧民處所奪匈奴河南地新秦中以實之師古曰新秦解

在食西滅北地以西戍卒半○劉敞曰西當作而明年春匈奴入

右北平定襄各數萬騎殺略千餘人其年春漢謀以為

翕侯信為單于計居幕北以為漢兵不能至乃粟馬師古曰私負

日以粟發十萬騎私負從馬凡十四萬匹師古曰私負

將馬從者皆非公家發與之限糧重不與焉師古曰負戴糧食者重令

大將軍青票騎將軍去病中分軍大將軍出定襄票騎

將軍出代咸約絕幕擊匈奴師古曰約謂為期要單于聞之遠其

輜重師古曰徒其輜重令遠去以精兵待於幕北與漢大將軍接戰

一日會暮大風起漢兵縱左右翼圍單于單于自度戰

不能與漢兵師古曰與猶如也度音徒各反遂獨與壯騎數百潰漢圍

西北遁走漢兵夜追之不得行捕斬首虜凡萬九千級

師古曰且行且捕斬之北至寘顏山趙信城而還孟康曰趙信所作因以名城師

古曰寘音徒千反單于之走其兵往往與漢軍相亂而隨單于

單于久不與其大眾相得右谷蠡王以為單于死乃自

立為單于真單于復得其眾右谷蠡乃去號復其故位

票騎之出代二千餘里與左王接戰漢兵得胡首虜凡

七萬餘人左王將皆遁走票騎封於狼居胥山禪姑衍

臨翰海而還是後匈奴遠遁而幕南無王庭漢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師古曰令音零下亦類此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

五六萬人稍蠶食地接匈奴以北師古曰其地相接不絕初漢兩

將大出圍單于所殺虜八九萬而漢土物故者亦萬數

師古曰物故謂死也漢馬死者十餘萬匹匈奴雖病遠去而漢馬

亦少無以復往單于用趙信計遣使好辭請和親天子

下其議或言和親或言遂臣之丞相長史任敞曰匈奴

新困宜使為外臣朝請於邊師古曰請才性反漢使敞使於單

于單于聞敞計大怒留之不遣先是漢亦有所降匈奴

使者單于亦輒留漢使相當漢方復收士馬會票騎將

軍去病死於是漢久不北擊胡數歲伊穉斜單于立十

三年死子烏維立為單于是歲元鼎三年也烏維單于

立而漢武帝始出巡狩郡縣其後漢方南誅兩越不擊

匈奴匈奴亦不入邊烏維立三年漢已滅兩越遣故太

僕公孫賀將萬五千騎出九原二千餘里至浮苴井師古

曰苴音子餘反武紀苴字作沮其音同從票侯趙破奴萬餘騎出令居數

千里至匈奴河水臣瓚曰水名也去令居千里○劉敞曰趙破奴傳但云至匈奴此衍奴字

劉敞說同皆不見匈奴一人而還是時天子巡邊親至朔方

勒兵十八萬騎以見武節師古曰見示也而使郭吉風告單于

師古曰風 既至匈奴匈奴主客問所使師古曰主客主
讀曰諷 接諸客者也問
以何事 郭吉卑體好言曰吾見單于而口言單于見吉
而來

吉曰南越王頭已縣於漢北闕下今單于即能與漢戰

天子自將兵待邊即不能亟南面而臣於漢師古曰亟

力反何但遠走亡匿於幕北寒苦無水草之地為師古曰

語卒單于大怒立斬主客見者而留郭吉不歸遷辱之

北海上而單于終不肯為寇於漢邊休養士馬習射獵

數使使好辭甘言求和親漢使王烏等闕匈奴匈奴法

漢使不去節不以墨黥其面不得入穹廬師古曰以

烏北地人習胡俗去其節黥面入廬單于愛之陽許曰

吾為遣其太子入質於漢以求和親師古曰言為王烏

漢使楊信使於匈奴是時漢東拔濊貉朝鮮以為郡師

曰濊與穢同 而西置酒泉郡以隔絕胡與羌通之路又

西通月氏大夏以翁主妻烏孫王以分匈奴西方之援

國又北益廣田至眩雷為塞服虔曰眩雷地在烏孫

匈奴終不敢以為言是歲翁侯信死漢用事者以匈奴

已弱可臣從也楊信為人剛直屈彊素非貴臣也師古

音其勿反彊 單于不親欲召入不肯去節迺坐穹廬外

見楊信楊信說單于曰即欲和親以單于太子為質於

漢單于曰非故約故約漢常遣翁主給繒絮食物有品

乾隆四年校刊

以和親

師古曰品謂等差也

而匈奴亦不復擾邊今乃欲反古

師古

曰反

令吾太子為質無幾矣

師古曰言遣太子為質則匈奴國中所餘者無幾皆

當盡也幾音居豈反

匈奴俗見漢使非中貴人其儒生以為欲說

折其辭辯少年以為欲刺折其氣每漢兵入匈奴匈奴

輒報償漢留匈奴使匈奴亦留漢使必得當迺止楊信

既歸漢使王烏等如匈奴匈奴復調以甘言

師古曰調古諂字

欲多得漢財物給王烏曰吾欲入漢

師古曰給詐也

見天子面

相結為兄弟王烏歸報漢漢為單于築邸于長安匈奴

曰非得漢貴人使吾不與誠語

師古曰誠實也

匈奴使其貴人

至漢病服藥欲愈之不幸而死漢使路充國佩二千石

印綬使送其喪厚幣直數千金單于以為漢殺吾貴使

者迺留路充國不歸諸所言者單于特空給王烏

師古曰特

也但殊無意入漢遣太子來質於是匈奴數使奇兵侵犯

漢邊漢迺拜郭昌為拔胡將軍及泥野侯屯朔方以東

備胡

師古曰泥野侯趙破奴也泥音仕角反

烏維單于立十歲死子詹師

廬立年少號為兒單于是歲元封六年也自是後單于

益西北左方兵直雲中右方兵直酒泉敦煌兒單于立

漢使兩使一人弔單于一人弔右賢王欲以乖其國使

者入匈奴匈奴悉將致單于單于怒而悉留漢使漢使

留匈奴者前後十餘輩而匈奴使來漢亦輒留之相當

是歲漢使貳師將軍西伐大宛而令因杆將軍築受降

城師古曰其冬匈奴大雨雪師古曰雨畜多飢寒死而

單于年少劉放曰好殺伐國中多不安左大都尉欲

殺單于使人閒告漢師古曰曰我欲殺單于降漢漢遠

漢即來兵近我我即發師古曰來兵初漢聞此言故築

受降城猶以為遠其明年春漢使浞野侯破奴將二萬

騎出朔方北二千餘里師古曰以迎期至浚稽山而還

單于誅之發兵擊浞野侯師古曰浞野侯既至期左大都尉欲發而覺

未至受降城四百里匈奴八萬騎圍之浞野侯夜出自

求水匈奴生得浞野侯因急擊其軍軍吏畏亡將而誅

莫相勸而歸軍遂沒於匈奴單于大喜遂遣兵攻受降

城不能下乃侵入邊而去明年單于欲自攻受降城未

到病死兒單于立三歲而死子少匈奴迺立其季父烏

維單于弟右賢王句黎湖為單于師古曰是歲太初三

年也句黎湖單于立漢使光祿徐自為出五原塞數百

里遠者千里築城障列亭至廬胸師古曰廬胸山而使

游擊將軍韓說長平侯衛伉屯其旁師古曰說讀曰悅

使強弩都尉路博德築居延澤上其秋匈奴大入雲中

定襄五原朔方殺略數千人敗數二千石而去行壞光

乾隆四年校刊

三

三

三

祿所築亭障又使右賢王入酒泉張掖略數千人會任

文擊救服虔曰任文漢將也師古曰擊救者擊匈奴而自救漢人盡復失其所得而

去聞貳師將軍破大宛斬其王還單于欲遮之不敢其

冬病死句黎湖單于立一歲死其弟左大都尉且鞮侯

立為單于師古曰且音子余反鞮音丁奚反漢既誅大宛威震外國天

子意欲遂困胡迺下詔曰高皇帝遺朕平城之憂師古曰遺

也留高后時單于書絕悖逆昔齊襄公復九世之讎春秋

大之師古曰公羊傳莊四年春齊襄公滅紀復讎也襄公之九世祖昔為紀侯所譖而亨殺于周故襄公

滅紀也九世猶可以復讎乎曰雖百世可也

是歲太初四年也且鞮侯單于初立恐漢襲之盡歸漢使之不降者路充國等於漢單

于迺自謂我兒子安敢望漢天子漢天子我丈人行師古曰丈人尊老之稱

也曰丈人尊老之稱也漢遣中郎將蘇武厚幣賂遺單于單

于益驕禮甚倨非漢所望也明年浞野侯破奴得亡歸

漢其明年漢使貳師將軍將三萬騎出酒泉擊右賢王

於天山得首虜萬餘級而還匈奴大圍貳師幾不得脫

師古曰幾音鉅依反漢兵物故什六七師古曰物故謂死也漢又使因杆將

軍出西河與强弩都尉會涿邪山亡所得使騎都尉李

陵將步兵五千人出居延北千餘里與單于會合戰陵

所殺傷萬餘人兵食盡欲歸單于圍陵陵降匈奴其兵

得脫歸漢者四百人單于迺貴陵以其女妻之後二歲

漢使貳師將軍六萬騎步兵七萬出朔方強弩都尉路

博德○宋祁曰博舊本作萬校本改作博將萬餘人與貳師會游擊將軍

說步兵三萬人出五原師古曰即上韓說也因杆將軍敖將騎萬

步兵三萬人出鴈門匈奴聞悉遠其累重於余吾水北

師古曰累重謂妻子資產也累音力瑞反重音直用反而單于以十萬待水南與

貳師接戰貳師解而引歸與單于連鬪十餘日游擊亡

所得因杆與左賢王戰不利引歸明年且鞮侯單于死

立五年長子左賢王立為狐鹿姑單于是歲太始元年

也初且鞮侯兩子長為左賢王次為左大將病且死言

立左賢王左賢王未至貴人以為有病更立左大將為

單于左賢王聞之不敢進左大將使人召左賢王而讓

位焉左賢王辭以病左大將不聽謂曰即不幸死傳之

於我左賢王許之遂立為狐鹿姑單于狐鹿姑單于立

以左大將為左賢王數年病死其子先賢揮不得代師古

曰揮音纏更以為日逐王日逐王者賤於左賢王單于自以

其子為左賢王單于既立六年而匈奴入上谷五原殺

略吏民其年匈奴復入五原酒泉殺兩部都尉於是漢

遣貳師將軍七萬人出五原御史大夫商丘成將三萬

餘人出西河重合侯莽通將四萬騎出酒泉千餘里單

于聞漢兵大出悉遣其輜重徙趙信城北邸郵居水師古

日邸至也音丁禮

反郵音之日反左賢王驅其人民度余吾水六七百

里居兜銜山單于自將精兵左安侯度姑且水

師古曰且音子

余御史大夫軍至追邪徑無所見還

師古曰從疾道而追之不見虜而還

也邪音似嗟反

匈奴使大將與李陵將三萬餘騎追漢軍至浚

稽山合轉戰九日漢兵陷陳卻敵殺傷虜甚眾至蒲奴

水虜不利還去重合侯軍至天山匈奴使大將偃渠與

左右呼知王將二萬餘騎要漢兵見漢兵彊引去重合

侯無所得失是時漢恐車師兵遮重合侯迺遣闐陵侯

將兵別圍車師

師古曰闐讀與開同

盡得其王民眾而還貳師將

軍將出塞匈奴使右大都尉與衛律將五千騎要擊漢

軍於夫羊句山狹

服虔曰夫羊地名也師古曰句山西山也句音鉤

貳師遣屬

國胡騎二千與戰虜兵壞散死傷者數百人漢軍乘勝

追北至范夫人城

應邵曰日本漢將築此城將亡其妻率餘眾完保之因以為名也張晏曰范

氏能胡

匈奴奔走莫敢距敵會貳師妻子坐巫蠱收聞

之憂懼其掾胡亞夫亦避罪從軍說貳師曰夫人室家

皆在吏若還不稱意適與獄會郵居以北可復得見乎

如淳曰以就誅後雖復欲降匈奴不可得

貳師由是狐疑欲深入要功遂北

至郵居水上虜已去貳師遣護軍將二萬騎度郵居之

水一日逢左賢王左大將將二萬騎與漢軍合戰一日

漢軍殺大將虜死傷甚眾軍長史與決眊都尉輝渠侯

謀晉灼曰日本匈奴官也功臣表歸義侯僕多子雷電以屬國都尉擊匈奴封輝渠輝渠魯陽縣也師古曰睦音息隨反輝音輝多字當為朋曰將軍懷異心欲危眾求功恐必敗謀

共執貳師貳師聞之斬長史引兵還至速邪烏燕然山

師古曰速邪烏地名也燕然山在其中燕音一千反單于知漢軍勞倦自將五萬

騎遮擊貳師相殺傷甚眾夜塹漢軍前深數尺從後急

擊之軍大亂敗貳師降單于素知其漢大將貴臣以女

妻之尊寵在衛律上其明年單于遣使遺漢書云南有

大漢北有強胡胡者天之驕子也不為小禮以自煩今

欲與漢闔大關取漢女為妻師古曰闔讀與開同歲給遺我蘖酒

萬石稷米五千斛師古曰以蘖為酒味尤甜稷米稷粟米也雜繒萬匹宅如

故約則邊不相盜矣漢遣使者報送其使單于使左右

難漢使者曰漢禮義國也貳師道前太子發兵反何也

使者曰然迺丞相私與太子爭鬪太子發兵欲誅丞相

丞相誣之故誅丞相此子弄父兵罪當笞小過耳孰與

冒頓單于身殺其父代立常妻後母禽獸行也單于留

使者三歲迺得還貳師在匈奴歲餘衛律害其寵會母

闕氏病師古曰單于之母也律飭胡巫師古曰飭與敕同言先單于怒曰

胡故時祠兵常言得貳師以社師古曰以祠社今何故不用宋

祁曰越本無今字於是收貳師貳師罵曰我死必滅匈奴遂屠

貳師以祠會連雨雪數月畜產死人民疫病穀稼不孰

師古曰北方早寒雖不宜單于恐為貳師立祠室自貳

禾稷匈奴中亦種黍稷

師沒後漢新失大將軍士卒數萬人不復出兵三歲武

帝崩前此者漢兵深入窮追二十餘年匈奴孕重墮殯

罷極苦之師古曰孕重懷任者也墮落也殯敗也音讀罷讀曰疲極困也苦之心厭苦也自單

于以下常有欲和親計後三年單于欲求和親會病死

初單于有異母弟為左大都尉賢國人鄉之師古曰鄉讀曰嚮謂

悉皆附之母閼氏恐單于不立子而立左大都尉也廼私使

殺之左大都尉同母兄怨遂不肯復會單于庭又單于

病且死謂諸貴人我子少不能治國立弟右谷蠡王及

單于死衛律等與顛渠閼氏謀匿單于死詐橋單于令

師古曰橋與矯同其字從手矯託也與貴人飲盟更立子左谷蠡王為壺

衍鞬單于是歲始元二年也壺衍鞬單于既立風謂漢

使者言欲和親師古曰風讀曰諷謂不正言也左賢王右谷蠡王以不

得立怨望率其眾欲南歸漢恐不能自致即脅盧屠王

欲與西降烏孫謀擊匈奴盧屠王告之單于使人驗問

右谷蠡王不服反以其罪罪盧屠王國人皆寃之於是

二王去居其所未嘗肯會龍城師古曰各自居其本處不復會龍城祭也後

二年秋匈奴入代殺都尉單于年少初立母閼氏不正

國內乖離常恐漢兵襲之於是衛律為單于謀穿井築

城治樓以藏穀與秦人守之師古曰秦時有人亡入匈奴者今其子孫尚號秦人

漢兵至無柰我何即穿井數百伐材數千或曰胡人不能守城是遺漢糧也師古曰遺音弋季反衛律於是止迺更謀歸

漢使不降者蘇武馬宏等馬宏者前副光祿大夫王忠使西國為匈奴所遮忠戰死馬宏生得亦不肯降故匈奴歸此二人欲以通善意是時單于立三歲矣明年匈奴發左右部二萬騎為四隊師古曰隊部也音徒內反並入邊為寇

漢兵追之斬首獲虜九千人生得甌脫王漢無所失亡匈奴見甌脫王在漢恐以為道擊之師古曰道讀曰導即西北

遠去不敢南逐水草發人民屯甌脫明年復遣九千騎屯受降城以備漢北橋余吾令可度師古曰於余吾水上作橋以備

奔走師古曰擬有迫急北走避漢從此橋度也是時衛律已死衛律在時常言和親之利匈奴不信及死後兵數困國益貧單于弟左谷蠡王思衛律言欲和親而恐漢不聽故不肯先言常使左右風漢使者師古曰風讀曰諷然其侵盜益希遇漢使愈厚欲以漸致和親漢亦羈縻之其後左谷蠡王死明年單于使犁汗王窺邊言酒泉張掖兵益弱出兵試擊冀可復得其地時漢先得降者聞其計天子詔邊警備後無幾師古曰無幾謂不多時也幾音居豈反右賢王犁汗王四千騎分

三隊入日勒屋蘭番和師古曰皆張掖縣也番音盤張掖太守屬國都尉發兵擊大破之得脫者數百人屬國千長義渠王

乾隆四年校刊

騎士射殺犁汗王師古曰千長賜黃金二百斤馬二百

匹因封為犁汗王屬國都尉郭忠封成安侯自是後匈

奴不敢入張掖其明年匈奴三千餘騎入五原略殺數

千人後數萬騎南旁塞獵師古曰旁音步浪反行攻塞外亭障略

取吏民去是時漢邊郡烽火候望精明匈奴為邊寇者

少利希復犯塞漢復得匈奴降者言烏栢嘗發先單于

豕匈奴怨之方發二萬騎擊烏栢大將軍霍光欲發兵

邀擊之師古曰邀迎而擊之邀音工堯反以問護軍都尉趙充國充國

以為烏栢間數犯塞師古曰間即中間也猶言比日也今匈奴擊之於

漢便又匈奴希寇盜北邊幸無事蠻夷自相攻擊而發

兵要之招寇生事非計也光更問中郎將范明友明友

言可擊於是拜明友為度遼將軍將二萬騎出遼東匈

奴聞漢兵至引去初光誡明友兵不空出即後匈奴遂

擊烏栢師古曰後匈奴者言兵遲後邀匈奴不及烏栢時新中匈奴兵師古曰為

匈奴所中傷明友既後匈奴因乘烏栢敝擊之斬首六千餘

級獲三王首還封為平陵侯匈奴繇是恐師古曰繇不讀與由同

能出兵即使使之烏孫求欲得漢公主擊烏孫取車延

惡師地烏孫公主上書下公卿議救未決昭帝崩宣帝

即位烏孫昆彌復上書言連為匈奴所侵削昆彌願發

國半精兵人馬五萬匹盡力擊匈奴唯天子出兵哀救

公主本始二年漢大發關東輕銳士選郡國吏三百石
 伉健習騎射者皆從軍師古曰伉音古浪反遣御史大夫田廣明
 為祁連將軍四萬餘騎出西河度遼將軍范明友三萬
 餘騎出張掖前將軍韓增三萬餘騎出雲中後將軍趙
 充國為蒲類將軍三萬餘騎出酒泉雲中太守田順為
 虎牙將軍三萬餘騎出五原凡五將軍兵十餘萬騎出
 塞各二千餘里及校尉常惠使護發兵烏孫西域昆彌
 自將翁侯以下五萬餘騎從西方入與五將軍兵凡二
 十餘萬眾匈奴聞漢兵大出老弱犇走毆畜產遠遁逃
 師古曰犇古奔字毆與驅同 是以五將少所得度遼將軍出塞千二

百餘里至蒲離候水斬首捕虜七百餘級鹵獲馬牛羊

萬餘前將軍出塞千二百餘里至烏員師古曰烏員地名也音云斬

首捕虜至候山百餘級師古曰候山山名也於此山斬捕得人鹵馬牛羊

二千餘蒲類將軍兵當與烏孫合擊匈奴蒲類澤烏孫

先期至而去漢兵不與相及蒲類將軍出塞千八百餘

里西去候山斬首捕虜得單于使者蒲陰王以下三百

餘級鹵馬牛羊七千餘聞虜已引去皆不至期還天子

薄其過寬而不罪祁連將軍出塞千六百里至雞秩山

斬首捕虜十九級獲牛馬羊百餘逢漢使匈奴還者冉

弘等言雞秩山西有虜眾祁連即戒弘使言無虜欲還

兵御史屬公孫益壽諫以為不可祁連不聽遂引兵還
 虎牙將軍出塞八百餘里至丹余吾水上即止兵不進
 斬首捕虜千九百餘級鹵馬牛羊七萬餘引兵還上以
 虎牙將軍不至期詐增鹵獲而祁連知虜在前逗遛不
 進孟康曰律語也謂軍行頓止稽留不進也師古曰逗讀與住同又音豆皆下吏自殺擢
 公孫益壽為侍御史校尉常惠與烏孫兵至右谷蠡庭
 獲單于父行師古曰行音胡浪反及嫂居次名王犁汗都尉千長
 將以下三萬九千餘級虜馬牛羊驢羸橐駝七十餘萬
 漢封惠為長羅侯然匈奴民眾死傷而去者及畜產遠
 移死亡不可勝數於是匈奴遂衰耗師古曰耗減也音呼到反怨烏

孫其冬單于自將萬騎擊烏孫頗得老弱欲還會天大

雨雪師古曰雨音于具反一日深丈餘人民畜產凍死還者不能

什一於是丁令乘弱攻其北師古曰丁令音零烏桓入其東烏孫

擊其西凡三國所殺數萬級馬數萬匹牛羊甚眾又重

以餓死師古曰重音直用反人民死者什三畜產什五匈奴大虛

弱諸國羈屬者皆瓦解攻盜不能理其後漢出三千餘

騎為三道並入匈奴捕虜得數千人還匈奴終不敢取

當師古曰當者報其直茲欲鄉和親師古曰茲益也鄉讀曰嚮而邊境少事矣

壺衍鞬單于立十七年死弟左賢王立為虛閭權渠單

于是歲地節二年也虛閭權渠單于立以右大將女為

大闕氏而黜前單于所幸顓渠闕氏顓渠闕氏父左大且渠怨望是時匈奴不能為邊寇於是漢罷外城以休百姓師古曰外城塞外諸城單于聞之喜召貴人謀欲與漢和親

左大且渠心害其事曰前漢使來兵隨其後今亦效漢發兵先使使者入迺自請與呼盧訾王各將萬騎南旁塞獵相逢俱入師古曰訾音子移反旁音步浪反行未到會三騎亡降

漢言匈奴欲為寇於是天子詔發邊騎屯要害處使大將軍軍監治眾等四人師古曰治眾者軍監之名將五千騎分三隊師古曰隊音徒內反出塞各數百里捕得虜各數十人而還時匈奴亡其三騎不敢入即引去是歲也匈奴飢人民畜產

死廿六七又發兩屯各萬騎以備漢其秋匈奴前所得西噉居左地者孟康曰噉音辱匈奴種也師古曰噉音奴獨反其君長以下數千人皆驅畜產行與甌脫戰所戰殺傷甚眾遂南降漢

其明年西域城郭共擊匈奴取車師國師古曰城郭謂諸國為城居者得其王及人眾而去單于復以車師王昆弟兜莫為車師王收其餘民東徙不敢居故地而漢益遣屯士分田

車師地以實之其明年匈奴怨諸國共擊車師遣左右大將各萬餘騎屯田右地欲以侵迫烏孫西域後二歲

匈奴遣左右奧韃各六千騎師古曰奧音郁韃音居言反與左大將再擊漢之田車師城者不能下其明年丁令比三歲入

盜匈奴師古曰比頻也殺略人民數千驅馬畜去匈奴遣萬餘

騎往擊之無所得其明年單于將十萬餘騎旁塞獵師古

日旁音步浪反欲入邊寇未至會其民題除渠堂亡降漢言狀

漢以為言兵鹿奚盧侯而遣後將軍趙充國將兵四萬

餘騎屯緣邊九郡備虜月餘單于病歐血因不敢入還

去即罷兵迺使題王都犁胡次等入漢請和親未報會

單于死是歲神爵二年也虛閭權渠單于立九年死自

始立而黜顓渠闕氏顓渠闕氏即與右賢王私通右賢

王會龍城而去顓渠闕氏語以單于病甚且勿遠後數

日單于死郝宿王刑未央使人召諸王未至師古曰郝音呼各反

顓渠闕氏與其弟左大且渠都隆奇謀立右賢王屠耆

堂為握衍胸鞮單于握衍胸鞮單于者代父為右賢王

師古曰胸音劬烏維單于耳孫也握衍胸鞮單于立復修和親

遣弟伊舍若王勝之入漢獻見師古曰音材由反單于初立凶

惡盡殺虛閭權渠時用事貴人刑未央等而任用顓渠

闕氏弟都隆奇又盡免虛閭權渠子弟近親而自以其

子弟代之虛閭權渠單于子稽侯獬既不得立師古曰獬音先

安反又音所姦反亡歸妻父烏禪幕師古曰禪音蟬烏禪幕者本烏孫

康居間小國數見侵暴率其眾數千人降匈奴狐鹿姑

單于以其弟子日逐王姊妻之使長其眾居右地師古曰長

衆為之○宋祁曰日逐王先賢禪禪當作揮其父左賢王當為單

于讓狐鹿姑單于狐鹿姑單于許立之國人以故頗言

日逐王當為單于日逐王素與握衍胸鞮單于有隙即

率其衆數萬騎歸漢漢封日逐王為歸德侯單于更立

其從兄薄胥堂為日逐王師古曰胥音先余反明年單于又殺先

賢揮兩弟烏禪幕請之不聽心恚其後左奧鞮王死單

于自立其小子為奧鞮王留庭奧鞮貴人共立故奧鞮

王子為王與俱東徙單于遣右丞相將萬騎往擊之失

亡數千人不勝時單于已立二歲暴虐殺伐國中不附

及太子左賢王數讒左地貴人左地貴人皆怨其明年

烏桓擊匈奴東邊姑夕王頗得人民單于怒姑夕王恐

即與烏禪幕及左地貴人共立稽侯獬為呼韓邪單于

發左地兵四五萬人西擊握衍胸鞮單于至姑且水北

師古曰且音子余反未戰握衍胸鞮單于兵敗走使人報其弟右

賢王曰匈奴共攻我若肯發兵助我乎師古曰若汝也其下亦同右

賢王曰若不愛人殺昆弟諸貴人各自死若處無來汗

我師古曰言於汝所居處自死握衍胸鞮單于恚自殺左大且渠都

隆奇亡之右賢王所其民衆盡降呼韓邪單于是歲神

爵四年也握衍胸鞮單于立三年而敗

晉四羊也對其帥單于立三羊而頌

劉帝立之亦賀王退其兵眾盡剽利韓休單于景燕頓

走神古曰言然對其帥單于素自錄立大且乘勝

賀王曰苦不愛人錄且弟齎貴人各自取苦數無來行

賀王曰何對共文拜苦肯發兵也拜乎此其平亦同

神古曰且未輝對其帥單于兵頗去封人辨其策也

發立也兵四五萬人西擊對其帥單于至故且水非

唱與烏漸慕又立也貴人共立歸對其帥單于

前漢書卷九十四上之王與對人兵單于怒故之王怒

前漢書卷九十四上考證

匈奴傳上左右谷蠡○史記谷蠡下有王字前漢書又及

善為誘兵以包敵○包敵史記作冒敵

後北服渾窳屈射丁零○按渾窳史記作渾庾丁零史

對記作丁靈本傳後文又作丁令

冒頓縱精兵三十餘萬騎○三十史記作四十

數背約侵盜代鴈門雲中○史記無鴈門二字

孤僨之君注如淳曰僨仆也○顧炎武曰僨如左傳張

脉僨與之僨倉公傳所謂病得之欲男子而不可得

前也如淳說非對兵三十二萬云云○

田谷南 對韓王

前陳豨反於代漢兵三十二萬云云○臣召南按韓王

信反誘匈奴攻漢而圍高帝于平城高祖七年事也

豨若陳豨之反于代事在十年與平城之圍了不相涉

禮季布面折樊噲不應誤記後事為前事疑陳豨二字

係史記傳寫之訛臣召南

使騎兵入燒回中宮注師古曰回中地在安定○臣召

南按回中宮秦時所築始皇二十九年巡隴西過回

善中宮即此括地志云秦回中宮在岐州雍縣西四十

回里武帝元封四年幸雍通回中道遂北出蕭關又以

前下文証之則在雍明矣

漢亦棄上谷之斗辟縣造陽地以予胡注云云○臣召

南按造陽地當在上谷最北即前文所云燕亦築長

城自造陽至襄平者也据後文則造陽之北凡九百

里後世如開平小興州等地疑即古之造陽

又北益廣田至眩雷為塞注服虔曰眩雷地在烏孫北

也○臣召南按地理志西河郡增山縣有道西出眩

雷塞北部都尉治則眩雷塞在西河郡之西北邊不

得遠在烏孫國也臣召南

悉遠其累重于余吾水北○臣召南按山海經曰北鮮

矣之山鮮水出焉北流注于余吾疑即此余吾水也

穿井築城治樓以藏穀與秦人守之注師古曰秦時有
 悉人云云○顧炎武曰顏注非也被時匈奴謂中國人
 為秦人猶後世言漢人耳西域傳匈奴縛馬前後足
 置城下馳言秦人我丐若馬師古曰謂中國人為秦
 人習言故也被注甚是又大宛傳聞宛城中新得秦
 人亦謂中國人師古曰謂中國人為秦人習言故也被注甚是又大宛傳聞宛城中新得秦人亦謂中國人

前漢書卷九十四上考證

前漢書卷九十四下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瑯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匈奴傳第六十四下

呼韓邪單于歸庭數月罷兵使各歸故地乃收其兄呼
 屠吾斯在民間者立為左谷蠡王使人告右賢貴人欲
 令殺右賢王其冬都隆奇與右賢王共立日逐王薄胥
 堂為屠耆單于發兵數萬人東襲呼韓邪單于呼韓邪
 單于兵敗走屠耆單于還以其長子都塗吾西為左谷
 蠡王少子姑瞀樓頭為右谷蠡王師古曰瞀音莫構反留居單于

乾隆四年校刊

前漢書卷九十四下

列傳

庭明年秋屠耆單于使日逐王先賢揮兄右奧鞬王為

烏藉都尉師古曰揮音纏奧音郁鞬音居言反○各二

萬騎屯東方以備呼韓邪單于是時西方呼揭王來與

唯犁當戶謀師古曰揭音丘例共讒右賢王言欲自立

為烏藉單于屠耆單于殺右賢王父子後知其寃復殺

唯犁當戶於是呼揭王恐遂畔去自立為呼揭單于右

奧鞬王聞之即自立為車犁單于烏藉都尉亦自立為

烏藉單于凡五單于屠耆單于自將兵東擊車犁單于

使都隆奇擊烏藉烏藉車犁皆敗西北走與呼揭單于

兵合為四萬人烏藉呼揭皆去單于號共并力尊輔車

犁單于屠耆單于聞之使左大將都尉將四萬騎分屯

東方以備呼韓邪單于自將四萬騎西擊車犁單于車

犁單于敗西北走屠耆單于即引西南留闕敦地師古曰闕

音蹋敦音頓又音對其明年呼韓邪單于遣其弟右谷蠡王等西

襲屠耆單于屯兵殺略萬餘人屠耆單于聞之即自將

六萬騎擊呼韓邪單于行千里未至噶姑地師古曰噶音力穀反

逢呼韓邪單于兵可四萬人合戰屠耆單于兵敗自殺

都隆奇乃與屠耆少子右谷蠡王姑耆樓頭亡歸漢車

犁單于東降呼韓邪單于呼韓邪單于左大將烏厲屈

與父呼遼累烏厲溫敦師古曰呼遼累者其官號也皆

乾隆四年校刊

見匈奴亂率其衆數萬人南降漢封烏厲屈爲新城侯
烏厲溫敦爲義陽侯是時李陵子復立烏藉都尉爲單
于呼韓邪單于捕斬之遂復都單于庭然衆裁數萬人
屠耆單于從弟休旬王將所主五六百騎擊殺左大且
渠并其兵至右地自立爲閏振單于在西邊其後呼韓
邪單于兄左賢王呼屠吾斯亦自立爲郅支骨都侯單
于在東邊其後二年閏振單于率其衆東擊郅支單于
郅支單于與戰殺之并其兵遂進攻呼韓邪呼韓邪破
其兵○劉攽曰多呼韓邪三字宋祁曰浙本無破其兵三字走郅支都單于庭呼
韓邪之敗也左伊秩訾王爲呼韓邪計勸令稱臣入朝

事漢從漢求助如此匈奴乃定呼韓邪議問諸大臣皆

曰不可匈奴之俗本上氣力而下服役師古曰以服以

馬上戰鬪爲國故有威名於百蠻戰死壯士所有也師古

曰言人皆今兄弟爭國不在兄則在弟雖死猶有威名

子孫常長諸國師古曰爲諸國之長帥也漢雖強猶不能兼并匈奴

奈何亂先古之制臣事於漢卑辱先單于師古曰言忝辱之更令卑

也爲諸國所笑雖如是而安何以復長百蠻左伊秩訾

曰不然強弱有時今漢方盛烏孫城郭諸國皆爲臣妾

師古曰謂西域諸國爲城郭而居也自且鞮侯單于以來匈奴日削不能

取復師古曰且音子余反復音扶目反雖屈彊於此未嘗一日安也師古

日屈音反今事漢則安存不事則危亡計何以過此諸大

人相難久之呼韓邪從其計引眾南近塞遣子右賢王

銖婁渠堂入侍師古曰婁音力于反郅支單于亦遣子右大將駒

于利受入侍是歲甘露元年也明年呼韓邪單于欵五

原塞師古曰欵叩也願朝三年正月師古曰會正旦之朝賀也漢遣車騎都

尉韓昌迎發過所七郡郡二千騎為陳道上師古曰所過之郡每

為發兵陳列於道以為寵衛也單于正月朝天子于甘泉宮漢寵以殊

禮位在諸侯王上贊謁稱臣而不名賜以冠帶衣裳黃

金璽師古曰璽古戾字戾草名也玉具劍孟康曰

衛盡用玉為之也師古曰鐔劍口旁橫出者佩刀弓一

張矢四發服虔曰發十二矢也韋昭曰射禮三而止每射四矢故以十二為一發也師古曰發猶今

言箭一放兩放也今檠戟師古曰檠戟有衣安車一

乘鞍勒一具師古曰勒馬轡也馬十五匹黃金二十斤錢二十

萬衣被七十七襲師古曰一襲猶今人之言一副衣服也○宋祁曰注文之字服字

當錦繡綺縠雜帛八千匹絮六千斤禮畢使使者道單

于先行宿長平師古曰道讀日導長平涇水上坂也解在宣紀上自甘泉宿池

陽宮上登長平詔單于毋謁師古曰不令拜也其左右當戶之

羣臣皆得列觀及諸蠻夷君長王侯數萬咸迎於渭橋

下夾道陳上登渭橋咸稱萬歲單于就邸留月餘遣歸

國單于自請願留居光祿塞下師古曰即徐自為所築者也有急保

乾隆四年校刊

前漢書卷九十四

有急保

漢受降城師古曰保守也於此自守漢遣長樂衛尉高昌侯董忠車

騎都尉韓昌將騎萬六千又發邊郡士馬以千數送單

于出朔方雞鹿塞師古曰在朔方詔忠等留衛單于助

誅不服又轉邊穀米糒前後三萬四千斛給贍其食師古

日糒乾飯也音備是歲郅支單于亦遣使奉獻漢遇之甚厚明

年兩單于俱遣使朝獻漢待呼韓邪使有加明年呼韓

邪單于復入朝禮賜如初加衣百一十襲錦帛九千匹

絮八千斤以有屯兵故不復發騎為送始郅支單于以

為呼韓邪降漢兵弱不能復自還即引其眾西欲攻定

右地又屠耆單于小弟本侍呼韓邪亦亡之右地收兩

兄餘兵得數千人自立為伊利日單于道逢郅支合戰

郅支殺之并其兵五萬餘人聞漢出兵穀助呼韓邪即

遂留居右地自度力不能定匈奴師古曰度音徒各反乃益西近

烏孫欲與并力遣使見小昆彌烏就屠烏就屠見呼韓

邪為漢所擁郅支亡虜欲攻之以稱漢師古曰稱漢朝之意也稱音尺

孕乃殺郅支使持頭送都護在所發八千騎迎郅支郅

支見烏孫兵多其使又不反勒兵逢擊烏孫破之師古

兵逆之相逢即擊故云逢擊因北擊烏揭師古曰揭音丘例反烏揭降發其兵

西破堅昆北降丁令師古曰丁令音零并三國數遣兵擊烏孫常

勝之堅昆東去單于庭七千里南去車師五千里郅支

留都之元帝初即位呼韓邪單于復上書言民衆困乏漢詔雲中五原郡轉穀二萬斛以給焉郅支單于自以道遠又怨漢擁護呼韓邪遣使上書求侍子漢遣谷吉送之郅支殺吉漢不知吉音問而匈奴降者言聞甌脫皆殺之師古曰於甌脫得聲問云殺之○劉敞曰郅支屬呼韓邪故漢責其使也言皆者吉有徒衆呼韓邪單于使來漢輒簿責之甚急師古曰簿責以文簿一明年漢遣車騎都尉韓昌光祿大夫張猛送呼韓邪單于侍子求問吉等因赦其罪勿令自疑師古曰疑者疑漢欲討伐也昌猛見單于民衆益盛塞下禽獸盡單于足以自衛不畏郅支聞其大臣多勸單于北歸者師古曰塞下無禽獸則射獵無所恐北去後難約束師古曰不可更共為言要昌猛即與為盟約曰自今以來漢與匈奴合為一家世世毋得相詐相攻有竊盜者相報行其誅償其物師古曰漢人為盜於匈奴奴人為盜於漢皆相告報而誅償有寇發兵相助漢與匈奴敢先背約者受天不祥令其世世子孫盡如盟昌猛與單于及大臣俱登匈奴諾水東山師古曰諾水即今突厥地諾真水也刑白馬單于以徑路刀金留犁撓酒日徑路匈奴寶刀也金契金也留犁飯七也撓和也契金著酒中撓攪飲之師古曰契刻撓攪也音呼高反○宋祁曰注文契刻下當有也字以老上單于所破月氏王頭為飲器者共飲血盟昌猛還奏事公卿議者以為單于保塞為藩

雖欲北去猶不能為危害昌猛擅以漢國世世子孫與

夷狄詛盟令單于得以惡言上告于天羞國家傷威重

羞辱也師古曰不可得行宜遣使往告祠天與解盟昌猛奉使

無狀罪至不道師古曰無狀言無善狀上薄其過師古曰以其有罪過為輕薄有

詔昌猛以贖論勿解盟其後呼韓邪竟北歸庭人眾稍

稍歸之國中遂定郅支既殺使者自知負漢又聞呼韓

邪益彊恐見襲擊欲遠去會康居王數為烏孫所困與

諸翁侯計以為匈奴大國烏孫素服屬之今郅支單于

困阨在外可迎置東邊使合兵取烏孫以立之師古曰言與郅

支并力共滅烏孫以其地立郅支令居之也長無匈奴憂矣即使使至堅昆

通語郅支郅支素恐又怨烏孫聞康居計大說師古曰說讀曰

悅遂與相結引兵而西康居亦遣貴人橐它驢馬數千

匹迎郅支郅支人眾中寒道死師古曰中寒傷於寒也道死死於道上也。宋

祁曰景本無馬字史館本添餘財三千人到康居師古曰財與纜同其後都

護甘延壽與副陳湯發兵即康居誅斬郅支師古曰語即就也

在延壽湯傳郅支既誅呼韓邪單于且喜且懼上書言

曰常願謁見天子誠以郅支在西方恐其與烏孫俱來

擊臣以故未得至漢今郅支已伏誅願入朝見竟寧元

年單于復入朝禮賜如初加衣服錦帛絮皆倍於黃龍

時單于自言願婿漢氏以自親師古曰言欲取漢女而身為漢家婿元帝

以後宮良家子王牆字昭君賜單于單于驩喜上書願

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師古曰保守也自請傳之無窮

請罷邊備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天子令下有司議議

者皆以為便郎中侯應習邊事以為不可許上問狀應

曰周秦以來匈奴暴桀寇侵邊境漢興尤被其害臣聞

北邊塞至遼東外有陰山東西千餘里草木茂盛多禽

獸本冒頓單于依阻其中治作弓矢來出為寇是其苑

囿也至孝武世出師征伐斥奪此地攘之於幕北師古曰斥

開也攘卻也音人羊反建塞徼起亭隧師古曰隧謂深開小道而行避敵鈔寇也隧音遂

築外城設屯戍以守之然後邊境得用少安幕北地平

少草木多大沙匈奴來寇少所蔽隱從塞以南徑深山

谷往來差難邊長老言匈奴失陰山之後過之未嘗不

哭也如罷備塞戍卒示夷狄之大利不可一也今聖德

廣被天覆匈奴師古曰如天之覆也匈奴得蒙全活之恩稽首來

臣夫夷狄之情困則卑順疆則驕逆天性然也前以罷

外城省亭隧今裁足以候望通燧火而已古者安不忘

危不可復罷二也中國有禮義之教刑罰之誅愚民猶

尚犯禁又况單于能必其眾不犯約哉三也師古曰必極也極保

也自中國尚建關梁以制諸侯所以絕臣下之覬欲也

師古曰覬音冀設塞徼置屯戍非獨為匈奴而已亦為諸屬國

降民本故匈奴之人恐其思舊逃亡四也近西羌保塞

與漢人交通吏民貪利侵盜其畜產妻子以此怨恨起

而背畔世世不絕今罷乘塞則生嫚易分爭之漸五也

師古曰乘塞登之而守也嫚易猶相欺侮也易音弋鼓反往者從軍多沒不還者子

孫貧困一旦亡出從其親戚六也又邊人奴婢愁苦欲

亡者多日聞匈奴中樂無奈候望急何然時有亡出塞

者七也盜賊桀黠羣輩犯法如其窘急亡走北出則不

可制八也起塞以來百有餘年非皆以土垣也或因山

巖石木柴僵落谿谷水門稍稍平之師古曰僵落謂山下樹木摧折或立

死枯僵墮落者僵音薑卒徒築治功費久遠不可勝計臣恐議者

不深慮其終始欲以壹切省繇戍師古曰壹切謂權時也繇讀曰徭十

年之外百歲之內卒有它變障塞破壞亭隧滅絕當更

發屯繕治累世之功不可卒復九也師古曰卒讀皆曰猝如罷戍

卒省候望單于自以保塞守御必深德漢師古曰於漢自稱恩德也

請求無已小失其意則不可測開夷狄之隙虧中國之

固十也非所以永持至安威制百蠻之長策也對奏天

子有詔勿議罷邊塞事使車騎將軍口諭單于師古曰將軍許

嘉也論謂曉告曰單于上書願罷北邊吏士屯戍子孫世世保

塞單于鄉慕禮義師古曰鄉讀曰嚮所以為民計者甚厚此長

久之策也朕甚嘉之中國四方皆有關梁障塞非獨以

備塞外也亦以防中國姦邪放縱出為寇害故明法度以專衆心也敬諭單于之意師古曰言已曉知其意也朕無疑焉為

單于怪其不罷故使大司馬車騎將軍嘉曉單于單于謝曰愚不知大計天子幸使大臣告語甚厚初左伊秩

訾為呼韓邪畫計歸漢竟以安定其後或讒伊秩訾自伐其功常鞅鞅師古曰伐謂矜其功力呼韓邪疑之左伊秩訾懼

誅將其衆千餘人降漢漢以為關內侯食邑三百戶令佩其王印綬師古曰雖於漢為關內侯而依匈奴王號與印綬及竟寧中呼韓

邪來朝與伊秩訾相見謝曰王為我計甚厚令匈奴至今安寧王之力也德豈可忘我失王意使王去不復顧

留師古曰言不復顧念而留住匈奴中皆我過也今欲白天子請王歸庭

伊秩訾曰單于賴天命自歸於漢得以安寧單于神靈天子之祐也我安得力既已降漢又復歸匈奴是兩心

也願為單于侍使於漢不敢聽命師古曰言為單于充使留住侍於漢不能還匈奴單于固請不能得而歸王昭君號寧胡闕氏師古曰言胡得

之國以生一男伊屠智牙師為右日逐王呼韓邪立二安寧也十八年建始二年死始呼韓邪嬖左伊秩訾兄呼衍王

女二人長女顓渠闕氏生二子長曰且莫車師古曰且音子餘反次曰囊知牙斯少女為大闕氏生四子長曰雕陶莫臯

次曰且麋胥師古曰且音子餘反胥音先於反皆長於且莫車少子咸

樂二人皆小於囊知牙斯又它闕氏子十餘人顓渠闕

氏貴且莫車愛呼韓邪病且死欲立且莫車其母顓渠

闕氏曰匈奴亂十餘年不絕如髮賴蒙漢力故得復安

今平定未久人民創艾戰鬪師古曰創音初亮反艾讀曰艾且莫車年

少百姓未附恐復危國我與大闕氏一家共子師古曰一家言

親姊妹也共子兩人所生恩慈無別也不如立雕陶莫臯大闕氏曰且莫

車雖少大臣共持國事今舍貴立賤後世必亂師古曰舍謂棄

置也單于卒從顓渠闕氏計立雕陶莫臯約立傳國與弟

呼韓邪死雕陶莫臯立為復株絛若鞮單于師古曰復音服絛音

力追反復株絛若鞮單于立遣子右致盧兒王醯諧屠奴

侯入侍以且麋胥為左賢王且莫車為左谷蠡王囊知

牙斯為右賢王復株絛單于復妻王昭君生二女長女

云為須卜居次李奇曰居次者女之號若漢言公主也文穎曰須卜氏匈奴貴族也小女

為當于居次文穎曰當于亦匈奴大族也師古曰須卜當于皆其夫家氏族河平元年

單于遣右臯林王伊邪莫演等奉獻朝正月師古曰演音衍既

罷遣使者送至蒲阪師古曰河東之縣也伊邪莫演言欲降即不

受我我自殺終不敢還歸使者以聞下公卿議議者或

言宜如故事受其降光祿大夫谷永議郎杜欽以為漢

興匈奴數為邊害故設金爵之賞以待降者今單于詘

體稱臣列為北藩遣使朝賀無有二心漢家接之宜異

於往時今既享單于聘貢之質師古曰享當也質誠也而更受其

通逃之臣是貪一夫之得而失一國之心擁有罪之臣

而絕慕義之君也假令單于初立欲委身中國未知利

害師古曰假令猶言或當也私使伊邪莫演詐降以小吉凶受之虧

德沮善師古曰沮壞也音材汝反令單于自疏不親邊吏或者設為

反間欲因而生隙師古曰間音居覓反受之適合其策使得歸曲

而直責師古曰歸曲於漢而以直義來責也此誠邊竟安危之原師旅動

靜之首師古曰竟讀日境不可不詳也不如勿受以昭日月之

信抑詐諉之謀懷附親之心便師古曰諉詐辭也音許遠反對奏天

子從之遣中郎將王舜往問降狀伊邪莫演曰我病狂

妄言耳遣去歸到官位如故不肯令見漢使明年單于

上書願朝河平四年正月遂入朝加賜錦繡繒帛二萬

疋絮二萬斤它如竟寧時復株桑單于立十歲鴻嘉元

年死弟且麋胥立為搜諧若鞮單于搜諧單于立遣子

左祝都韓王响留斯侯入侍師古曰响音許于反以且莫車為左

賢王搜諧單于立八歲元延元年為朝二年發行師古曰欲

會二一年歲首之朝禮故豫發其國而行未入塞病死弟且莫車立為車牙

若鞮單于車牙單于立遣子右於涂仇揮王烏夷當入

侍師古曰涂音徒揮音纏○宋祁曰揮舊本作禪以囊知牙斯為左賢王車牙

單于立四歲綏和元年死弟囊知牙斯立為烏珠留若

鞮單于烏珠留單于立以第一闕氏子樂為左賢王以

第五闕氏子輿為右賢王師古曰此二人皆烏珠留之弟也第一闕氏即上所謂大

呼韓邪單于之闕氏闕氏也第五闕氏亦遣子右股奴王烏鞮牙斯入侍漢

遣中郎將夏侯藩副校尉韓容使匈奴時帝舅大司馬

票騎將軍王根領尚書事或說根曰匈奴有斗入漢地

直張掖郡師古曰斗絕也直當也生奇材木箭竿就羽師古曰就大鵝也黃

頭赤日其羽可為箭竿音工如得之於邊甚饒國家有

旱反○宋祁曰注鶚當作鵬早反○宋祁曰注鶚當作鵬廣地之實將軍顯功垂於無窮根為上言其利上直欲

從單于求之師古曰直猶正爾為有不得傷命損威師古曰詔命不行故

云傷根即但以上指曉藩令從藩所說而求之師古曰命也自以藩

意說單于而求之藩至匈奴以語次說單于曰竊見匈奴斗入

漢地直張掖郡漢三都尉居塞上士卒數百人寒苦候

望久勞單于宜上書獻此地直斷闕之○宋祁曰闕當作閉省兩

都尉士卒數百人以復天子厚恩師古曰復亦報也其報必大

師古曰漢得此地必厚報賞單于曰此天子詔語邪將

從使者所求也藩曰詔指也然藩亦為單于畫善計耳

單于曰孝宣孝元皇帝哀憐父呼韓邪單于從長城以

北匈奴有之此溫偶駱王所居地也師古曰偶音五口反駱音塗次下亦

同未曉其形狀所生請遣使問之師古曰所生謂山之

者藩容歸漢後復使匈奴至則求地單于曰父兄傳五

世漢不求此地至知獨求何也已問溫偶駱王匈奴西

邊諸侯作穹廬及車皆仰此山材木師古曰謂諸小王為諸侯者效中國

之言耳仰音牛向反且先父地不敢失也藩還遷為太原太守單

于遣使上書以藩求地狀聞詔報單于曰藩擅稱詔從

單于求地法當死更大赦二師古曰更經也今徙藩為

濟南太守不令當匈奴明年侍子死歸葬復遣子左於

駱仇揮王稽留昆入侍師古曰揮音纏稽音雞至哀帝建平二年

烏孫庶子卑援寔師古曰援音爰寔音竹二反翁侯人眾入匈奴西

界寇盜牛畜頗殺其民單于聞之遣左大當戶烏夷洽

師古曰洽音零將五千騎擊烏孫殺數百人略千餘人毆牛畜

去師古曰毆與驅同卑援寔恐遣子趨遂為質匈奴師古曰單遂音錄

于受以狀聞漢遣中郎將丁野林副校尉公乘音使匈

奴責讓單于告令還歸卑援寔質子單于受詔遣歸建

平四年單于上書願朝五年時哀帝被疾或言匈奴從

上游來厭人服虔曰游猶流也河水從西北來故曰上游也師古曰上游亦總謂地形耳不必係

於河水也厭音一涉反自黃龍竟寧時單于朝中國輒有大故師古

曰大故謂國之大喪上由是難之以問公卿亦以為虛費府帑師古

曰府物所聚也帑藏金帛之所也音它莽反又音奴可且勿許單于使辭去未發

黃門郎揚雄上書諫曰臣聞六經之治貴於未亂兵家

之勝貴於未戰師古曰已亂而後治之戰二者皆微師古

日微謂精妙也然而大事之本不可不察也今單于上書求朝
 國家不許而辭之臣愚以為漢與匈奴從此隙矣本北
 地之狄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其不可使隙甚
 明臣不敢遠稱請引秦以來明之以秦始皇之疆蒙恬
 之威帶甲四十餘萬然不敢窺西河迺築長城以界之
 會漢初興以高祖之威靈三十萬眾困於平城士或七
 日不食時奇譎之士石畫之臣甚眾鄧展曰石大也師古曰石言堅固如
石也畫計卒其所以脫者世莫得而言也
策也音獲
謂自免之計其
事醜惡故不傳
 又高皇后嘗忿匈奴羣臣庭議樊噲請
 以十萬眾橫行匈奴中季布曰噲可斬也妄阿順指於

是大臣權書遺之師古曰以權道為書順辭以答之然後匈奴之結解

中國之憂平及孝文時匈奴侵暴北邊候騎至雍甘泉

京師大駭發三將軍屯細柳棘門霸上以備之數月迺

罷孝武即位設馬邑之權欲誘匈奴使韓安國將三十

萬眾徼於便墜師古曰徼要也音工堯反墜古地字匈奴覺之而去徒費

財勞師一虜不可得見況單于之面乎其後深惟社稷

之計規恢萬載之策師古曰恢大也迺大興師數十萬使衛青

霍去病操兵前後十餘年師古曰操持也於是浮西河絕大幕

破寘顏襲王庭窮極其地追奔逐北封狼居胥山禪於

姑衍以臨翰海師古曰積土為封而又禪祭也虜名王貴人以百數自

是之後匈奴震怖益求和親然而未肯稱臣也且夫前

世豈樂傾無量之費役無罪之人快心於狼望之北哉

師古曰匈奴中地名也以為不壹勞者不久佚不暫費者不永寧

師古曰佚與逸同是以忍百萬之師以摧餓虎之喙運府庫之

財填廬山之壑而不悔也師古曰喙口也推百萬之師於獸口也廬山匈奴中山也

喙音許穢反至本始之初匈奴有桀心師古曰桀堅也言其起立不順欲掠

烏孫侵公主廼發五將之師十五萬騎獵其南而長羅

侯以烏孫五萬騎震其西皆至質而還師古曰質信也謂所期處時

鮮有所獲師古曰鮮少也音先踐反徒奮揚威武明漢兵若雷風耳

雖空行空反尚誅兩將軍故北狄不服中國未得高枕

安寢也逮至元康神爵之間大化神明鴻恩溥洽而匈

奴內亂五單于爭立日逐呼韓邪攜國歸死扶伏稱臣

師古曰伏音蒲北反然尚羈縻之計不顯制師古曰顯與專同專制謂以為臣妾也

自此之後欲朝者不距不欲者不强何者外國天性忿

鷙師古曰鷙狠也音竹二反形容魁健師古曰魁大也負力怙氣師古曰負恃也難

化以善易隸以惡師古曰隸謂附屬也惡謂威也其疆難誦其和難

得故未服之時勞師遠攻傾國殫貨伏尸流血破堅拔

敵如彼之難也既服之後慰薦撫循交接賂遺威儀俯

仰如此之備也往時嘗屠大宛之城蹈烏桓之壘探姑

緡之壁師古曰姑緡謂西南夷種也在益州見昭紀也籍蕩姐之場劉德曰羌屬也師古

日籍猶路也姐音紫艾朝鮮之旃拔兩越之旗師古曰艾讀也近不

過旬月之役遠不離三時之勞師古曰離歷也固已犁

其庭掃其間師古曰犁耕也郡縣而置之雲徹席卷後無餘蓄

師古曰蓄古災字唯北狄為不然真中國之堅敵也三垂比之

懸矣前世重之茲甚師古曰茲益也未易可輕也今單于歸義

懷款誠之心欲離其庭陳見於前此廼上世之遺策神

靈之所想望國家雖費不得已者也師古曰已止也奈何距以

來厭之辭踈以無日之期消往昔之恩開將來之隙夫

款而隙之使有恨心負前言緣往辭師古曰言單于因緣往昔和好之辭

以怨漢也歸怨於漢因以自絕終無北面之心威之不可諭

之不能焉得不為大憂乎夫明者視於無形聰者聽於

無聲誠先於未然即蒙恬樊噲不復施棘門細柳不復

備馬邑之策安所設衛霍之功何得用五將之威安所

震師古曰先於未然謂計策素定禦難折衝不然壹有隙之後雖智者勞心

於內辯者轂擊於外師古曰轂擊言使車交馳其轂相擊也猶不若未然

之時也且往者圖西域制車師師古曰圖謀也置城郭都護三

十六國費歲以大萬計者師古曰財用之費一歲數百萬也豈為康居

烏孫能踰白龍堆而寇西邊哉孟康曰龍堆形如土龍身無頭有尾高大者二

三丈埤者丈餘皆東北向相似也在西域中廼以制匈奴也夫百年勞之一

日失之費十而愛一臣竊為國不安也唯陛下少留意

乾隆四年校刊

於未亂未戰以過邊萌之禍書奏天子寤焉召還匈奴
 使者更報單于書而許之賜繒帛五十匹黃金十斤單
 于未發會病復遣使願朝明年故事單于朝從名王以
 下及從者二百餘人單于又上書言蒙天子神靈人民
 盛壯願從五百人入朝以明天子盛德上皆許之元壽
 二年單于來朝上以太歲厭勝所在師古曰厭音一涉反舍之上
 林苑蒲陶宮師古曰舍止宿告之以加敬於單于師古曰云以敬於單于故
令止單于知之加賜衣三百七十襲錦繡繒帛三萬匹
上林絮三萬斤宅如河平時既罷遣中郎將韓況送單于單
 于出塞到休屯井北度車田盧水道里回遠師古曰回音胡內反

況等乏食單于廼給其糧失期不還五十餘日初上遣
 稽留昆隨單于去到國復遣稽留昆同母兄右大且方
 與婦入侍師古曰且音子問反還歸復遣且方同母兄左日逐王
 都與婦入侍是時漢平帝幼太皇太后稱制新都侯王
 莽秉政欲說太后以威德至盛異於前師古曰說讀曰悅以此事取悅
於太廼風單于師古曰風讀曰風令遣王昭君女須卜居次云
 入侍師古曰云者其女名太后所以賞賜之甚厚會西域車師後
 王句姑師古曰句音鉤去胡來王唐兜師古曰為其去胡而來降漢故以為王號皆
 怨恨都護校尉將妻子人民亡降匈奴語在西域傳單
 于受置左谷蠡地遣使上書言狀曰臣謹已受詔遣中

郎將韓隆王昌副校尉甄阜侍中謁者帛敞長水校尉

王歛使匈奴師古曰歛音翁告單于曰西域內屬不當得受師古曰

日既屬漢家不得復臣匈奴今遣之師古曰今即遣還單于曰孝宣孝元皇

帝哀憐為作約束自長城以南天子有之長城以北單

于有之有犯塞輒以狀聞有降者不得受臣知父呼韓

邪單于蒙無量之恩死遺言曰有從中國來降者勿受

輒送至塞以報天子厚恩此外國也得受之使者曰匈

奴骨肉相攻國幾絕師古曰幾音鉅依反蒙中國大恩危亡復續

妻子完安累世相繼宜有以報厚恩單于叩頭謝罪執

二虜還付使者詔使中郎將王萌待西域惡都奴界上

逆受服虔曰惡都奴西域之谷名也師古曰逆受迎而受之單于遣使送到國因

請其罪使者以聞有詔不聽師古曰不免其罪會西域諸國王

斬以示之廼造設四條師古曰更新為此制也中國人亡入匈奴

者烏孫亡降匈奴者西域諸國佩中國印綬降匈奴者

烏桓降匈奴者皆不得受遣中郎將王駿王昌副校尉

甄阜王尋使匈奴班四條與單于雜函封師古曰與璽書同一函而

封付單于令奉行因收故宣帝所為約束封函還時莽

奏令中國不得有二名因使使者以風單于師古曰風讀曰諷

宜上書慕化為一名漢必加厚賞單于從之上書言幸

得備藩臣竊樂太平聖制臣故名囊知牙斯今謹更名

曰知莽大說師古曰說讀曰悅白太后遣使者答諭厚賞賜焉

漢既班四條後護烏桓使者告烏桓民毋得復與匈奴

皮布稅匈奴以故事遣使者責烏桓稅師古曰故時常稅是以求之

匈奴人民婦女欲買販者皆隨往焉烏桓距曰奉天子

詔條不當予匈奴稅匈奴使怒收烏桓酋豪縛到懸之

會豪昆弟怒共殺匈奴使及其官屬收略婦女馬牛單

于聞之遣使發左賢王兵入烏桓責殺使者因攻擊之

烏桓分散或走上山或東保塞匈奴頗殺人民毆婦女

弱小且千人去師古曰毆與驅同置左地告烏桓曰持馬畜皮

布來贖之烏桓見略者親屬二千餘人持財畜往贖匈

奴受留不遣師古曰受其皮布而留人不遣王莽之篡位也建國元年

遣五威將王駿率甄阜王颯陳饒帛敞丁業六人多齎

金帛重遺單于師古曰颯音立諭曉以受命代漢狀因易單于

故印故印文曰匈奴單于璽莽更曰新匈奴單于章師古

曰新者莽自係其國號將率既至授單于印紱師古曰紱者印之組也音弗詔

令上故印紱單于再拜受詔譯前欲解取故印紱單于

舉掖授之左姑夕侯蘇從旁謂單于曰未見新印文宋

祁曰一本作止宜且勿與單于止不肯與請使者坐穹

廬單于欲前為壽五威將曰故印紱當以時上單于曰

諾復舉掖授譯蘇復曰未見印文且勿與單于曰印文

何由變更遂解故印紱奉上將率受著新紱不解視印

飲食至夜迺罷右率陳饒謂諸將率曰鄉者姑夕侯疑

印文幾令單于不與人師古曰鄉讀曰嚮幾音鉅依反如今視印見其

變改必求故印此非辭說所能距也既得而復失之辱

命莫大焉不如椎破故印以絕禍根將率猶與莫有應

者師古曰與讀曰豫饒燕士果悍師古曰果決也悍勇也音胡幹反即引斧椎

壞之明日單于果遣右骨都侯當白將率曰漢賜單于

印言璽不言章又無漢字諸王已下○宋祁曰已當作以迺有漢

言章今印去璽加新與臣下無別願得故印將率示以

故印謂曰新室順天制作故印隨將率所自為破壞單

于宜承天命奉新室之制當還白單于知己無可奈何

又多得賂遺即遣弟右賢王興奉馬牛隨將率入謝因

上書求故印將率還到左犁汗王咸所居地見烏桓民

多以問咸咸具言狀師古曰謂前驅略得婦女弱小贖之不還者將率曰前

封四條不得受烏桓降者亟還之師古曰亟急也音居力反咸曰請

密與單于相聞得語歸之單于使咸報曰當從塞內還

之邪從塞外還之邪將率不敢顛決以聞詔報從塞外

還之○宋祁曰決一作使單于始用夏侯藩求地有距漢語後以

求稅烏桓不得因寇略其人民釁由是生重以印文改

易師古曰重音直用反故怨恨迺遣右大且渠蒲呼盧訾等十餘

人將兵衆萬騎以護送烏桓爲名

師古曰陽言云護送烏桓人衆實來爲寇

○宋祁曰注文陽字楊本作揚

勒兵朔方塞下朔方太守以聞明年西

域車師後王須置離謀降匈奴都護但欽誅斬之置離

兄狐蘭支將人衆二千餘人毆畜產舉國亡降匈奴

師古

曰毆與驅同舉其一國之人皆亡降也

單于受之狐蘭支與匈奴共入寇

擊車師殺後成長

師古曰後成車師小國名也長其長帥也

傷都護司馬復

還入匈奴時戊己校尉史陳良終帶司馬丞韓玄右曲

候任商等見西域頗背叛聞匈奴欲大侵恐并死卽謀

劫略吏卒數百人共殺戊己校尉刁護

師古曰刁音貂

遣人與

匈奴南犁汗王南將軍相聞匈奴南將軍二千騎入西

域迎良等良等盡脅略戊己校尉吏士男女二千餘人

入匈奴玄商留南將軍所良帶徑至單于庭人衆別置

零吾水上田居單于號良帶曰烏桓都將軍留居單于

所數呼與飲食西域都護但欽上書言匈奴南將軍右

伊秩訾將人衆寇擊諸國莽於是大分匈奴爲十五單

于遣中郎將蘭苞副校尉戴級將兵萬騎多齎珍寶至

雲中塞下招誘呼韓邪單于諸子欲以次拜之使譯出

塞誘呼右犁汗王咸咸子登助三人至則脅拜咸爲孝

單于賜安車鼓車各一黃金千斤雜繒千匹戲戟十

師古

日戲戟有旗之戟也戲音許宜反又音麾

拜助爲順單于賜黃金五百斤傳

送助登長安莽封苞爲宣威公拜爲虎牙將軍封級爲揚威公拜爲虎賁將軍單于聞之怒曰先單于受漢宣帝恩不可負也今天子非宣帝子孫何以得立遣左骨都侯右伊秩訾王呼盧訾及左賢王樂將兵入雲中益壽塞大殺吏民是歲建國三年也是後單于歷告左右部都尉諸邊王入塞寇盜大輩萬餘中輩數千少者數百殺鴈門朔方太守都尉略吏民畜產不可勝數緣邊虛耗莽新卽位怙府庫之富欲立威廼拜十二部將率發郡國勇士武庫精兵各有所屯守轉委輸於邊議滿三十萬衆齎三百日糧同時十道並出窮追匈奴內之

于丁令

師古曰逐之遣入丁令地令音零

因分其地立呼韓邪十五子

莽將嚴尤諫曰臣聞匈奴爲害所從來久矣未聞上世有必征之者也後世三家周秦漢征之然皆未有得上策者也周得中策漢得下策秦無策焉當周宣王時獫允內侵至于涇陽命將征之盡境而還其視戎狄之侵譬猶蝨蟲之螫毆之而已

師古曰蝨古蚊字也蝨音盲螫音式亦反毆與驅同故

天下稱明是爲中策漢武帝選將練兵約齋輕糧深入

遠戍

師古曰約少也少齋衣裝

雖有克獲之功胡輒報之兵連禍結

三十餘年中國罷耗匈奴亦創艾

師古曰罷讀曰疲耗損也創音初向反艾

讀曰又次下亦同

而天下稱武是爲下策秦始皇不忍小恥而

輕民力築長城之固延袤萬里

師古曰袤長也音茂

轉輸之行起

於負海疆境既完中國內竭以喪社稷是為無策今天

下遭陽九之厄比年饑饉西北邊尤甚發三十萬眾具

三百日糧東援海代南取江淮然後乃備

師古曰援計引也音爰

其道里一年尚未集合兵先至者聚居暴露師老械弊

執不可用此一難也邊既空虛不能奉軍糧內調郡國

不相及屬此二難也

師古曰調發也音徒鈞反屬音之欲反

計一人三百

日食用糒十八斛非牛力不能勝牛又當自齋食加二

十斛重矣胡地沙鹵多乏水草以往事揆之軍出未滿

百日牛必物故且盡

師古曰物故謂死也

餘糧尚多人不能負此

三難也胡地秋冬甚寒春夏甚風多齋脯餽薪炭重不

可勝

師古曰脯古釜字也餽釜之大口者也餽音富

食糒飲水以歷四時師有

疾疫之憂是故前世伐胡不過百日非不欲久執力不

能此四難也輜重自隨則輕銳者少

師古曰重音直用反其下亦同

得疾行虜徐遁逃執不能及幸而逢虜又累輜重

師古曰累

音力如遇險阻銜尾相隨

師古曰銜馬銜也尾馬尾也言前後單行不得並驅

虜

要遮前後危殆不測此五難也大用民力功不可必立

臣伏憂之今既發兵宜縱先至者令臣尤等深入霆擊

且以創艾胡虜

師古曰請率見到之兵且以擊虜

莽不聽尤言轉兵穀

如故天下騷動咸既受莽孝單于之號馳出塞歸庭具

以見脅狀白單于單于更以為於粟置支侯匈奴賤官也後助病死莽以登代助為順單于厭難將軍陳欽震

狄將軍王巡屯雲中葛邪塞師古曰厭音一涉反是時匈奴數為

邊寇殺將率吏士略人民毆畜產去甚眾師古曰毆與驅同捕

得虜生口驗問皆曰孝單于咸子角數為寇兩將以聞

四年莽會諸蠻夷斬咸子登於長安市初北邊自宣帝

以來數世不見煙火之警人民熾盛牛馬布野及莽撓

亂匈奴與之構難師古曰撓攬也音丈高反邊民死亡係獲又十二

部兵久屯而不出吏士罷弊師古曰罷讀日疲數年之間北邊

虛空野有暴骨矣烏珠留單于立二十一歲建國五年

死匈奴用事大臣右骨都侯須卜當即王昭君女伊墨

居次云之壻也云常欲與中國和親又素與咸厚善見

咸前後為莽所拜故遂越輿而立咸為烏累若鞮單于

師古曰累音力追反烏累單于咸立以弟輿為左谷蠡王烏珠留

單于子蘇屠胡本為左賢王以弟屠耆闕氏子盧渾為

右賢王師古曰渾音胡昆反烏珠留單于在時左賢王數死以為

其號不祥更易命左賢王曰護于護于之尊最貴次當

為單于故烏珠留單于授其長子以為護于欲傳以國

咸怨烏珠留單于貶賤已號不欲傳國及立貶護于為

左屠耆王云當遂勸咸和親天鳳元年云當遣人之西

河虎猛制虜塞下

師古曰虎猛縣名制虜塞在其界

告塞吏曰欲見和

親侯和親侯王歛者王昭君兄子也

師古曰歛音翁

中部都尉

以聞莽遣歛歛弟騎都尉展德侯颯使匈奴

師古曰颯音立

賀

單于初立賜黃金衣被繒帛給言侍子登在因構求陳

良終帶等單于盡收四人及手殺校尉刁護賊芝音妻

子以下二十七人皆械檻付使者遣厨唯姑夕王富等

四十人送歛颯

○宋祁曰厨字上當有右字

莽作焚如之刑燒殺陳

良等

應劭曰易有焚如死如棄如之言莽依此作刑名也如淳曰焚如死如棄如者謂不孝子也不畜於

父母不容於朋友故燒殺棄之莽依此作刑名也師古曰易離卦九四爻辭也罷諸將率屯兵

但置游擊都尉單于貪莽賂遺故外不失漢故事然內

利寇掠又使還知子登前死怨恨寇虜從左地入不絕

師古曰入為寇而虜掠

使者問單于輒曰烏桓與匈奴無狀黠民

共為寇入塞譬如中國有盜賊耳咸初立持國威信尚

淺盡力禁止不敢有二心天鳳二年五月莽復遣歛與

五威將王咸率伏黯丁業等六人使送右厨唯姑夕王

因奉歸前所斬侍子登及諸貴人從者喪皆載以常車

劉德曰縣易車也舊司農出錢市車縣次易牛也

至塞下單于遣云當子男大

且渠奢等至塞迎咸等至多遺單于金珍因諭說改其

號號匈奴曰恭奴單于曰善于賜印綬封骨都侯當為

後安公當子男奢為後安侯單于貪莽金幣故曲聽之

然寇盜如故咸歛又以陳良等購金付云當令自差與

之師古曰差其次第多少十二月還入塞莽大喜賜歛錢二百萬

悉封黯等單于咸立五歲天鳳五年死弟左賢王與立

為呼都而尸道臯若鞮單于匈奴謂孝曰若鞮自呼韓

邪後與漢親密見漢諡帝為孝慕之故皆為若鞮呼都

而尸單于與既立貪利賞賜遣大且渠奢與云女弟當

戶居次子醯櫝王師古曰櫝音讀俱奉獻至長安莽遣和親侯

歛與奢等俱至制虜塞下與云當會因以兵迫脅將至

長安云當小男從塞下得脫歸匈奴當至長安莽拜為

須卜單于欲出大兵以輔立之兵調度亦不合而匈奴

愈怒並入北邊北邊由是壞敗會當病死莽以其庶女

陸遂任妻後安公奢李奇曰陸遂邑也莽改公主曰任奢本為侯莽以女妻之故進爵為

公師古曰遂音錄任音壬所以尊寵之甚厚終為欲出兵立之者師古

日言為此計意不止會漢兵誅莽云奢亦死更始二年冬漢遣中

郎將歸德侯颯大司馬護軍陳遵使匈奴授單于漢舊

制璽綬王侯以下印綬因送云當餘親屬貴人從者單

于輿驕謂遵颯曰匈奴本與漢為兄弟匈奴中亂師古

中間之時也讀如本字又音竹仲反孝宣皇帝輔立呼韓邪單于故稱臣

以尊漢今漢亦大亂為王莽所篡匈奴亦出兵擊莽空

其邊境令天下騷動思漢莽卒以敗而漢復興亦我力

乾隆四年校刊
前漢書卷九十四
列傳
二十七

也當復尊我遵與相穿距

師古曰穿謂支柱也音丈庚反又丑庚反

單于終

持此言其明年夏還會赤眉入長安更始敗

贊曰書戒蠻夷猾夏

師古曰虞書舜典載舜命臯陶作士之言也猾亂也夏謂中夏諸國

也詩稱戎狄是膺

師古曰魯頌闕宮之詩美僖公與師與齊桓討難膺當也

春秋有

道守在四夷

師古曰春秋左氏傳昭三十二年楚囊瓦為令尹城郢沈尹戌曰古者天子守在四

夷言德及遠

久矣夷狄之為患也故自漢興忠言嘉謀之臣

曷嘗不運籌策相與爭於廟堂之上乎高祖時則劉敬

呂后時樊噲季布孝文時賈誼鼂錯孝武時王恢韓安

國朱買臣公孫弘董仲舒人持所見各有同異然總其

要歸兩科而已縉紳之儒則守和親介胄之士則言征

伐皆偏見一時之利害而未究匈奴之終始也自漢興

以至于今曠世歷年多於春秋其與匈奴有脩文而和

親之矣有用武而克伐之矣有卑下而承事之矣

師古曰下

音胡亞反有威服而臣畜之矣詘伸異變強弱相反是故其

詳可得而言也昔和親之論發於劉敬是時天下初定

新遭平城之難故從其言約結和親賂遺單于冀以救

安邊境孝惠高后時遵而不違匈奴寇盜不為衰止而

單于反以加驕倨逮至孝文與通關市妻以漢女增厚

其賂歲以千金而匈奴數背約束邊境屢被其害是以

文帝中年赫然發憤遂躬戎服親御鞞馬從六郡良家

材力之士

師古曰六郡謂隴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西

土地而

馳射上林講習戰陳聚天下精兵軍於廣武顧

問馮唐與論將帥喟然歎息思古名臣此則和親無益

已然之明效也仲舒親見四世之事猶復欲守舊文頗

增其約以為義動君子利動貪人如匈奴者非可以仁

義說也

師古曰此說謂勸諭

獨可說以厚利結之於天耳

師古曰此說讀

悅故與之厚利以沒其意

師古曰沒溺也

與盟於天以堅其約

質其愛子以累其心

師古曰累音力瑞反

匈奴雖欲展轉奈失重

利何奈欺上天何奈殺愛子何

師古曰展轉為移動其心

夫賦歛行

賂不足以當三軍之費城郭之固無以異於貞士之約

晉灼曰堅城固守不勝遣貞士為和親之約也

而使邊城守境之民父兄緩帶

稚子咽哺

師古曰咽吞也哺謂所食在口者也咽音晏哺音捕

胡馬不窺於長城

而羽檄不行於中國不亦便於天下乎察仲舒之論考

諸行事迺知其未合於當時而有闕於後世也當孝武

時雖征伐克獲而士馬物故亦略相當雖開河南之野

建朔方之郡亦棄造陽之北九百餘里匈奴人民每來

降漢單于亦輒拘留漢使以相報復

師古曰復音扶目反

其桀驁

尚如斯

師古曰驚與傲同

安肯以愛子而為質乎此不合當時

之言也若不置質空約和親是襲孝文既往之悔而長

匈奴無已之詐也

師古曰襲重也重疊為其事

夫邊城不選守境武

略之臣脩障隧備塞之具厲長戟勁弩之械恃吾所以

待邊寇而務賦歛於民遠行貨賂割剝百姓以奉寇讐

信甘言守空約而幾胡馬之不窺不已過乎師古曰幾讀曰冀

至孝宣之世承武帝奮擊之威直匈奴百年之運師古曰直

當也因其壞亂幾亡之阨師古曰幾近也音鉅依反權時施宜覆以威

德然後單于稽首臣服遣子入侍三世稱藩賓於漢庭

是時邊城晏閉牛馬布野師古曰晏晚也三世無犬吠之警菑

庶亡干戈之役師古曰菑古黎字後六十餘載之間遭王莽篡

位始開邊隙單于由是歸怨自絕莽遂斬其侍子邊境

之禍構矣故呼韓邪始朝於漢漢議其儀而蕭望之曰

戎狄荒服言其來服荒忽無常時至時去宜待以客禮

讓而不臣如其後嗣遂逃竄伏師古曰遂古遁字使於中國不

為叛臣及孝元時議罷守塞之備侯應以為為不可可謂

盛不忘衰安必思危遠見識微之明矣至單于咸棄其

愛子昧利不顧師古曰昧貪也音妹侵掠所獲歲鉅萬計而和親

賂遺不過千金安在其不棄質而失重利也仲舒之言

漏於是矣夫規事建議不圖萬世之固而媮恃一時之

事者未可以經遠也師古曰媮與偷同若乃征伐之功秦漢行

事嚴尤論之當矣故先王度土中立封畿師古曰度音大各反中音

竹仲反分九州列五服師古曰九州五服解並在前物土貢制外內師古

前漢書卷九十四下 列傳 三十一

日物土貢者各因其土所生之物而貢或脩刑政或昭

文德遠近之執異也是以春秋內諸夏而外夷狄師古

秋成十五年諸侯會吳於鍾離公羊傳曰曷為殊會吳

也夷狄之人貪而好利被髮左衽人面獸心其與中國

殊章服異習俗飲食不同言語不通辟居北垂塞露之

野師古曰辟逐草隨畜射獵為生隔以山谷雍以沙幕

師古曰雍天地所以絕外內也是故聖王禽獸畜之不

與約誓不就攻伐約之則費賂而見欺攻之則勞師而

招寇其地不可耕而食也其民不可臣而畜也是以外

而不內疎而不戚師古曰戚近也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

國來則懲而御之去則備而守之師古曰懲謂使其創又其慕義

而貢獻則接之以禮讓羈靡不絕使曲在彼蓋聖王制

御蠻夷之常道也

前漢書卷九十四下

匈奴傳下呼韓邪單于左大將烏厲屈與父呼遯累烏厲温敦

○通鑑考異曰宣紀呼速累單于帥率來降功臣表信成侯王定以匈奴烏桓屠驀單于子左大將率眾降侯義陽侯温厲敦以匈奴諱速累單于率眾降侯此即屈與敦也未嘗為單于或降時自稱單于或紀表二者誤也

漢遣車騎都尉韓昌迎發過所七郡郡二千騎為陳道上○胡三省曰過七郡謂過五原朔方西河上郡北地馮翊而後至長安者也

有急保漢受降城。○臣召南按此卽公孫敖所築者也。城在五原郡邊界。

因北擊烏揭。○烏揭卽前文所謂呼揭。

雕陶莫臯立爲復株鞮單于。○臣召南按自雕陶

莫臯以下凡單于號俱冠以若鞮二字。後書注曰：匈奴謂孝爲若鞮，自呼韓邪降漢，見漢帝常諡爲孝慕之。至其子復株鞮單于以下，皆稱若鞮。自南單于比以下，直稱鞮也。

單于遣右臯林王伊邪莫演等奉獻朝正月。○莫演荀悅漢紀作黃渾，通鑑作莫渾。

漢三都尉居塞上，士卒數百人。○胡三省曰：張掖兩都尉一治日勒澤索谷，一治居延。又有農部都尉治番和，是三都尉也。

此温偶駮王所居地也。注師古曰：偶音五口反。○胡三省曰：按後書匈奴有温禺犢王，班固燕然山銘曰：斬温禺以釁鼓血尸，逐以染鏑，意温偶卽温禺也。後人妄於禺旁從人耳，當讀曰禺。

快心於狼望之北哉。注師古曰：匈奴中地名也。○胡三省曰：邊人謂舉烽燧爲狼火，狼望謂狼烟候望之地。去胡來王唐兜注師古云云。○顧炎武曰：注非也。西域

去傳嫫羗國王號去胡來王。○顧炎武曰：此非山西姓。臣知父呼韓邪單于蒙無量之恩。○顧炎武曰：其時尚未更名，應曰臣囊知牙斯。作史者從其後更名錄之耳。

故印文曰匈奴單于璽。○臣召南按故印即甘露三年

宣帝所賜呼韓邪單于黃金璽也。○固燕然山碑曰：漢

因上書求故印。○顧炎武曰：故印已壞，而云因上書求

故印者，求更鑄如故印之式，去新字而言璽。

前漢書卷九十四下考證



